

敵軍戰場日記

韓澤編

九月十日
敵軍戰場日記
九月十日，敵軍在戰場上，
其日敵軍之進攻，
入望急，據其前，
相以多領，
出和地，
九月十日，敵軍在戰場上，
其日敵軍之進攻，
入望急，據其前，
相以多領，
出和地，

群衆圖書公司刊行



韓 澤 編

敵 軍 戰 勢 日 記

萃衆圖書公司刊行

目次

日本共黨反侵略運動

田中
崗野

合著

全書一冊

日本工人統一起來去作

反戰反法西斯帝的鬥爭

日本現存制度是進行戰爭

製造飢荒和蹂躪人權的制度！

羣衆圖書公司刊行

日本士兵軍中日記

一 高田正明日記

松浦部隊（一〇六師團），園田部隊，（一四七聯隊），吉岡部隊，平島隊，第一小隊，第一分隊，家住：東京市吉田谷區松原町一之七二五之二，高田鎮正方

昭和十四（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在天橋河（張莊村）領到此本「從軍手帖」以後，便用日記體記述在戰地的觀感，與所為，以留紀念！

二月十六日 收到清水義重氏的來信，才知美代子之死，我欲哭無淚，只覺得我的半生完了……

十七日 十一時起，開始工作，敵之迫擊砲彈不斷飛來，在眼前的谷裏炸發，大家鼠竄地逃入已燬之壕中。不久，七百米之前，發見敵之斥候隊，他們是怪校斥候吧！計對峙三十分鐘。想寫一篇美代子的弔文寄去，轉想了一下，可惜下良不如意，再三書之，又都塗抹了。

三月一日 回想東京的郊外生活……

三日 頭腦一靜時，便頻頻想起國內的事情，下次戰鬥，會曠屍異國，也未可知。想起自身的命運，悲痛欲絕，日來思鄉心切，真想再過一回國內的生活。與和田班長談起故鄉高松的生活，別府的風趣，舞踊的情緒，入夜不能成睡。

四日 中隊長，宣布師團長的訓詞，始明言攻擊南昌，而且與機械化部隊協同作戰。大約在此四五日中會開始戰鬥吧！大家均像行將來臨的戰鬥，作種種的幻想。現在及將來之我，確如風前之燭，夫復何想？生死之數，只有付之天命矣。

七日 大家仍然担心下次的戰鬥。「盡自身的能力，而待天命」，——這句話，是從



絕望中發出來的，以絕望二字來形容此時的心情，我以為是最好的形容詞。

十日 今日除分得一人一日，二合五勺三月份的米，與三月份的罐頭以外，香煙沒有發。我們已經不再想分得香煙了。……「所謂的陸軍紀念日」，什麼也不給，待遇有稍為改善的必要，不發香煙與甜的食品我們是最憤慨的。

十一日 攻擊南昌，因洪水延期五日，所以出發後的野戰重砲，重回設營地。……沒有香煙抽，真是殘酷的待遇，這是戰鬥前的待遇嗎？這種待遇，不止現在吧！其他的東西，什麼都領不到，這樣的生活，繼續到何時呢？

十三日 此地田園多化為陣地，挖填取棺蓋為橋，到處皆是軍隊，這種樣子，我也討厭，百十三，百二十三聯隊從事駕橋，也非樂事。

十五日 現在尚不能得到充分的給養，只發米麥各半的食品，副食物完全沒有，就是也只有粉醬油而已，若長此以往，如何是好呢？

十七日 晨後，二人同去取燃料，我倆講到攻擊南昌的預想，及國內情況，不禁怨從中來。在此生死不明之際，夢事頻來，簡直在夢中生活，在夢中懷抱希望，以為夢所安慰，所謂吃夢過活，便是說我們的現在，誰也不能言喻，誰也以為自己不會死，所以這樣快活地鬧。誰也不願傍人說他：「你要死」，但是「你要死」的私語，却心心相印地傳遍了。……現在的快活，是建築在恐怖之中的，恐怕不能從恐怖中逃生吧！這種生之恐怖，恐不復有所感慨矣！

二十日 午后六時二小隊出發，午后七時第一第三小隊出發，一定在敵前渡河，與戰車隊協力，向敵之主陣地攻擊。從午后四時半起，射擊的砲彈，發出淒涼的爆炸聲，聽說打了二萬多的砲彈真是嚇人了，乘黑夜衝到渡河點，中戰車（十二噸）輕裝甲汽車列着，有如城廓，對岸之子彈頻頻射來，我們藏在戰車後邊，等待渡河的時刻，到達河岸的戰壕中，因敵彈激烈，渡河困難。……朝晨敵尚未去，步槍彈頻頻而來……敵之迫擊砲彈在眼前爆發，又一人倒下去了，或許已送了性命。

廿一日 想起美代子之死，叔父消瘦的臉，浮在我的眼前，弔文沒有寫成。河岸有友軍之死屍，照舊橫陳着，計一百二十三人，都是去年十月來的補充兵。渡河前的日記，尚依然如故。國內人士，不知戰地情況，依舊祈禱「武運長久」吧！一想起自身亦將與他們同一運命，那就不能漠不關心了。

廿四日 以我爲中心的一切事情，於今既無所難，更無所述，雙親可以適當的爲我處理吧！我對於公私生活，本抱着很多的希望與期待，而且得惠特多。——這樣幸福的生活，有如活動電影，一幕一幕地映在我的眼底。其中最使我記憶的，是近藤先生的面影。他是我學生生活時代的恩人，在私生活方面，則高松的生活，最值得我回憶。數日後的戰鬥中，或許我死於戰鬥。我自己一方面意識到死，一面浮想起過去的快樂生活，此外，心中別無動搖之感。或如瀕死的病人一樣，覺得自己尙未死去。

四月七日 好看的牆壁上，寫滿抗日的宣傳標語與繪畫，「殺滅倭寇」的文字，到處皆有。其中也有愉快的文句，如「日本軍到處雞犬不留」等等。我一起：日本兵用刀刺鷄用手牽狗的繪畫，眞苦笑不止。……糧秣沒有來，每日皆反覆徵發中國米，不好吃，若無調味，眞不堪設想。故連日各隊皆出發徵發蒜與其他野菜。……昨日從奉新運米來了，但是別無他物，沒有香煙真是難過。……等待國內的來信，杳無音訊。

九日 午前九時出發，十時後到靖安城，此城羣山環繞，純是山谷裏的城市，景緻相當秀麗。此處竹筍極豐富……還有花生豌豆等等，日軍稍停之處，田園爲荒，雞豚絕跡。

十三日 今日各分隊又出去徵發，糧秣不來，當然非繼續徵發不可，書信，包裹及食米迄無來到，在此偏僻的山地，担任警備，決非樂事。難道吃風景嗎？我們不是仙人，是凡俗之徒，只做夢看風景是活不下去的，想每個士兵都懷抱着滿肚皮的反抗，但未看見發表出來。……今天是絕烟的第二天，一臥下，在高松的生活，便一一浮在眼前。痛苦的事情，快樂的事情，自己的私生活，公私的事

務等等，充滿腦中，一切的生活，皆浮在腦際。我確實爲思鄉之念所包圍。其實不止我一人，就班長也在夢中思鄉吧！

十四日 徵發姑娘，也有人不斷的去幹了。

十五日 晨後，出去徵發。……邊山搜尋米與其他目的物，及砂糖，小豆，香煙，雞……等等。小河畔上，烏鴉飛止豬頭，這真是平和的山村風景，他們的世界，沒有鬥爭，也少有意慾的行動，姿態極其自然。我們放火燒房子。三十分鐘後，火煙突突而起，我們却快樂的看。……搜得米五斗，鷄近三十只……想念故國，想念家庭之心極切。書信不來，又不能寄出去；只想包裹的到來；可是我們等待的東西，却一個也沒有來到。

十六日 期待着許久了的補充兵的升級發表了，以爲這次定會升級，誰知又成爲泡影了！第一回補充兵僅僅是西口俊治一人升級，其他四人都行，第二回也祇有兩名，第三回十三名，我現實在是些矛盾似的。參加了勞苦的戰鬥之後，應該是依着順序升級的，誰知小隊長他們，竟連一句安慰的話也沒有，努力的幹到現在，反得着這樣的結果，實在使人灰心，也許是聯隊長長的命令……（完）

二 子安喜重日記

第一〇一師團福井（一五七）聯隊少校（第三）大隊小行李輜重兵

昭和十三年八月七日（彭澤附近）七時船靠碼頭，小行李的馬匹，突然全部下船，馬具及車輛，也慢慢準備。比我們先登陸的一〇六師團的其中隊，晚上睡着了不加留意，半夜遇着敵人襲擊，狼狽慘敗，幾乎碰着全部被消滅的痛苦，百餘人只有六人生還，軍刀，鋼盔，蚊帳及被服等，一齊丟光了，輕重機槍也被奪去了，「皇軍」的威信完全下墜，逃出來的人，幾乎完全裸體，三天沒有東西食過。步三君還記着掃蕩敵人的慌話，後來知道了由德永部家斷然發揮威力，抵抗敵人。

十四日 旅團的兵突然闖進來，這是步兵第三聯隊從虎口逃出來的，因被中國軍隊襲擊

，纏着痛苦的事情，形容憔悴，東京的軍隊都是不能打仗的。

昭和十四年一月二日（修河北岸）步哨二名夜間持燈在四週一帶巡查，且第一線還有敵襲和砲聲，槍聲不斷的傳來，昨晚第一線被敵突破，直衝至大隊本部前，友軍之戰死者，有伍長一名，兵三名，「戰爭」是沒有甚麼新軍的。

三日 有人拿着手榴彈去炸魚，晚上弄到鯉魚來吃，醒得要命吃不下去。

四日 今日勅諭捧讀式，明日隊長要來巡視宿舍，不曉得是什麼用意，真討厭！一到警備的時候，馬上就有什麼巡視，檢查，剛在火線上僥倖保存了一條生命就拿出什麼軍紀，風紀來，在四十歲的男子面前，說這些亂七八糟的話，真是討厭！

五日 今日因大隊長來宿舍巡視，故打掃比平時小心，聽說大隊長代理聯隊長去掃蕩殘敵，回遲了，現在還在睡覺，咚……咚……的聲音他也聽不到，恐怕是疲倦了吧！因此：今日巡視舍內，就廷着等候，又說要延期到明天了，軍隊的方式只有上官能够自由處理一切事情。

六日 近衛內閣總理辭職的消息已傳來，復讐者為平沼男，政黨遂不能再傳衣鉢了。國民之總意又被忽視，怎樣也可以說已是非常時期了，當此舉國一致之時又忽視國民選舉賢能，這是因為日本沒有偉大的政治家，如中國之蔣介石者。

二月一日 編好了偽裝網，為生平第一次的創作，關君退院回來，一〇六師團在箸溪遇敵包圍，糧道遮斷，只好用飛機輸送，在夜間去補給，聽說又落在敵陣內去了，真悲慘。燃料也沒有，米放在鐵兜裏，用刺刀柄當柴煮米吃，又不意被逆襲，服裝亂七八糟的穿着，也有裸體的，其中有驚至發狂的，又有一個瘋了不能步行，被活埋了，真慘呀！以上是內田病院來人所說，像這樣悲慘的情況，「皇軍」也會表現出來。

二月七日 楚野君六時出發，他好像說是賭博贏了錢，已有百元以上之貯金真是可驚呀！

三月二日 第九中隊的川島少尉，因是到砲兵觀測所連絡，行至東家嶺山麓，左掌被敵彈

所中貫通槍傷，與敵人有很遠的距離，會有這樣的事，真是不可思議！（譯者按該兵有懷疑川島少尉之受傷係自己弄傷之意）

六日

對於對岸的在槍眼中伺機而發的敵人，不去想他，只看見悠悠大地，茫茫原野的一角的凹地上，集合着一羣補充兵，被教練着衝鋒姿勢，一個一個向着草人衝去，十二三人一排，反復練習……在兵器發達科學戰事的今日，仍然是非把胆子練大不成，被迫着將近拚命之前練習衝鋒的青年士兵同志啊！又不知幾多人難免犧牲，血肉之軀，尊貴的生命恐怕非暴露於修水河邊不可呵！雖然對此無恐怖之必要，現在是正練習着肉體的衝鋒，但是仔細思量，不覺淚湧下來。因為要貯蓄預備糧食，上峯是吩咐不要下多了米致留有餘飯，將來又恐怕要下命令節食啊！無論如何空着肚是不能打仗的。聯隊長訓示「增進健康」不過是空文而已，好像標語上的「忍耐，堅持」一樣而已！

十九日

（棋盤山）發現了藏小行李的壕沒有做，官長命令做集積彈藥的壕，藏人的壕却不要做，他們（指官長）的壕連掩蓋也要做上！軍隊裏面階級是要講的，上官可以任意處置一切，口裏說是敬愛團結！心裏完全兩樣，不把我們的生命當作生命！

二十日

（在修河北岸等候渡河）將近十時到附近的戰壕內去，各中隊的兵也來了，本部的兵也來了，副官也來了，副官不知和那裏的將校說：「雖然下雨也不能停止戰鬥」。當這樣說着話的時候，隣近戰壕內的兵，發出傷感的歌聲，大澤君又和其他兩個人這樣說：「很想回家裏去慢慢地睡覺，很想圍着浴池裏剛起來的圍巾，如果回到家裏老婆真是頂要緊吧……」由四時三十分開始砲擊，至七時三十分仍繼續着，大家都列隊在堤岸邊看着，敵人的步槍彈時時不客氣地在頭上飛過，剛至八時，向隊本部跟進我們二人和命令受領者同行，第一線部隊已使用毒氣開始渡河，以前沉默着的敵人機槍，已活潑地射擊着，因為裝具很重，在泥濘道上，推進非常吃力，到乘舟的地方必經完全暴露於敵的地點，命令受領者已定為十五人共乘一舟，我們被編出列外，前往沙灘邊就看見隊長，副官，本部士兵等，都伏在細雨的泥濘中，四邊頻頻飛來敵彈，到了此處已有相當多的犧牲者，在眼前就有五人，有一工兵

被貫穿了胸，尚可獨自步行向後方去真是悲壯，第九中隊的兵一個受傷了哀呼着；但是工兵一個人在水浸着的壕中，不顧什麼泥不泥，正向着步兵求救，呼喊着：你們不是戰友嗎！在那兒站着幹什麼？這時誰也管不了誰，敵彈又是低低地在身傍飛過。

廿五日 (安義以南) 捕捉中國的土民做挑夫，走至途中倦不能行，士兵即以棒擊其頭，偉大的男子漢亦如嬰孩般泣不成聲，戰敗國家之人民雖覺可哀可慘！但又是滑稽光景，於戰後之興奮中，毫無感覺之士兵們，因毫無常識，故不知槍點。

卅一日 (南昌附近) 爲徵發入民家，怪難看的支那土民的面孔，表現無限哀愁，好像是受了重大的損失吧！今日蒼空陰鬱，衝之一角特起火災，求一夜之宿，而去時又燒燬其屋。

四月三日

(南昌郊外) 和伊藤君二人乘着馬去徵發馬糧，行至十字路口，遇着步哨說

「奉命非有中隊長以上之證明不得入城」。這樣說起來，就是不准到城內去徵發，補給品什麼都不發給，徵發又不許可的話，除了餓死之外，尙有何法？打起仗來任意殺人，這時候甚至徵發也不許可；這不過是宣撫班所賜，如果這樣是對的話：還不如由中國撤兵回去，還來得痛快！

五日

(同右) 南昌的敵人似乎是用意週到而退出的，說是什麼東西也沒有遺留，這

恐怕是「皇軍」將杭州搶掠一空的教訓和中國焦土抗戰的方法吧！這對於宣撫工作也是有內外之感的，離開了部隊真是悠悠自得的生活。

十日

(高安以東) 一〇六師團到處吃敗仗，今次又被包圍，幾經苦戰，在宿舍睡眠

時，夜間又被藏在樓上的殘兵投擲手榴彈而且燒起火來了。

十二日

午後(同右)二時，森君去徵發，遭殘敵約一分鐘之襲擊，負傷逃歸，因爲一

面逃走，一面伏下致被敵彈自屁股穿過肩膀，他說八個人只有三枝步槍，不能應戰，爲此由大小行李各派四名担架兵出去，將傷者抬回，今日計算休息一下找個好的地方，對於松浦與御園生很抱歉！在會報規定：以後徵發至少須有一分隊以上，且限定於第一線後方一里以內，均須一一經隊長之許可，倘不遵

守，如有負傷不認爲戰傷，當作過失負傷辦理。

十五日 (同右) 殘留組赴附近郵落徵發，我也去，經理室的森君亦會去過，聽說那面村落裏尚有殘敵，令人頗覺可怕，聽說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在屋裏，跑去沒有見到，志野君說：「在這屋裏」進去只看見一個四五十歲的女人，已在垂死狀態中哀呼着，不知說着什麼。有一個像她的父親，那個人已被殺死在旁邊，姑娘是已逃走了，這好像是大行李的工作，所謂強姦的事件，就是這麼一回事，昨晚舍裏有一個老人拿了外套和洋毯想逃走，被發現了以後，抓回來把他推落菸坑裏去，用棍棒拚命的打，就把他打死在菸坑裏。大行李近來大殘忍了。對豬也用步槍對着頭打去，馬上就死了，八貫重的豬有二隻(譯者按：每貫重一百市兩)，還有二十五六貫的帶着小豬的母猪呢！吽霖君持槍近豬，該豬並不想逃，反而靠近來，只有三尺近，眼與眼對着打了一槍後，急急地打轉苦悶着跪下前脚，只有後腳還立着，小御生君拿了小刀把喉管刈斷了，血泊泊流出來，四肢仲動，取其背肉，切斷了足肉，好像總在動着，這能吃嗎？一想真惡心呀！從容地做這些事的人，真是可怕！

十九日 (同右) 步槍彈，赤筒，手榴彈等用六匹馱馬載至九中隊，約一里多路，(譯者按：日本里一里約等於四公里)，九中隊之士兵，使用苦力築道路工事，隨處看到的田圃都同樣荒蕪，約於十時半到達目的地，卸下彈藥，又急速乘馬出去徵發因爲荒野之故，總有多少，殘敵之危險，以稍走這些爲佳，從九中隊深入約一里即見一個漂亮村落，此處丘陵起伏，殘敵易於潛伏，全然不能看見友軍，有此不良徵候，全員七名僅有手槍一枝，乃在左右警戒中前進，若於前面山丘之一角，藏匿殘敵，除全滅外，別無他法矣！這樣一想遂起「疑心生暗鬼」之感，好似該地現在已有殘敵一樣。無恥地出來徵發實後悔，鈴木宋八於下谷徵發時，被人拉去的事情也想起了，在這種地方無謂犧牲生命，真是可惜！前面的村落起了火災，坵陵之間，冒着黑烟，仔細看去，自己來的地方的一角也起了烟霧，這似是殘敵之烽火，好像已受了包圍，有着這樣不吉的預感，深入了每個人的胸中，這時還說到目的地的村落去看看，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誰也不敢引着誰走，遂成爲無引導的狀態。太過沒趣了，小行李長與錢

到村落裏的高地警戒，其餘皆去徵發。因爲日本兵攻擊到這個地方是費了相當時間，老百姓的家財都乘時預先搬走，現在什麼東西都沒有，土民的影子也見不到，土民即使很多也担心，連人影也沒有的時候更担心了，空手由右面迂迴回去，順便物色姑娘却是一個也沒有，只有幾個老太婆，二個人抓住了一個來，問她「有姑娘嗎」？她說「沒有」，行李長將日本刀一拔出來，就嚇得她面如土色，逃進葛蒲田中不敢出來，聽說到現在還伏着不起來。領到有姑娘的地方去，說着又出去了，領到其次的村莊，又只有一個老太婆，徵發不到任何東西。田中尋到最後的村落，找到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人，就把她叫起來，因爲怕羞恥弄到房間裏去，她在床上拚命壓死着，不管三七念一的強迫她張開，她就哭泣起來，這都是薄情軍隊所幹的。

三 秋間修一郎日記

一〇一師團一〇三聯隊第二大隊第五中隊

譯者按：該敵兵現年三十九歲住東京市足立區千住一丁目二番地於去年九月間被征入東京麻布區第三聯隊受訓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東京出發，同行者第三聯隊約千名，五七聯隊約千名，於十二月一日在上海登陸，十二日到達九江，廿四日在三泌橋河，將二百四十七名新兵分配於第二大隊，秋間修一郎配屬第五中隊，此次高郵市之役，該敵被我擊斃，搜獲其日記一部，記述頗詳且通法文，開用法文記述茲摘譯其日文部份：

三月九日 已預定三月廿日開始攻擊，但現在似乎有提前數日的樣子。

十三日 早餐後舉行瓦斯演習。

十五日 中隊長於午前九時出發偵察敵情。

十六日 以距南昌七十公里之永修爲中心，構築砲兵陣地，時機急迫，攻擊開始時間將

到。

十七日 午后五時攻擊南昌之野炮重炮一齊開始射擊，一〇一及一五七兩聯隊均預定今日渡河，本部則預定廿日午前在永修集合。

十八日 午后二時軍裝檢查，戰線上我軍甚為活躍預定明日（廿）渡河。

十九日 步一四九，一五七，聯隊各有相當之犧牲，但因努力善戰，各收相當之戰果。

野炮重炮，均猛烈射擊。

廿日 出發之際攜六日間之米，乾糧三袋，罐頭等頗多，午後五時重炮兵一齊猛擊，

至午后十時一五七聯隊已渡修河，在敵前上陸，本大隊在永修城外一公里之地集合，到永修城待機渡河。

廿一日 昨夜槍聲不絕，午前十一時至午后一時半，渡河完畢。四時到劉家山，五時由劉家向二公里之地推進。

廿二日 今日空軍出動對敵擾亂。

廿三日 一五七聯隊之重傷者一四五名，午飯後一時半，由蔡氏向安義前進，敵兵及土民死體隨處皆是。

廿四日 午后一時半到達安義。

廿五日 午后五時將西山之敵擊破本隊到着石東鋪。

廿六日 各處橋樑多被破壞，行軍困難，數日來強行軍疲勞之極，落伍者二五。平均每小隊落伍者約百分之四十，幸今晚得山村宿地，但糧秣缺乏。

廿七日 落伍者逐漸到齊：

廿八日 離南昌約十六公里之地宿營。

廿九日 七中隊機關槍隊開始掃蕩殘敵，落伍者繼續到西村李歸隊（離南昌約一公里）

三十日 準備出發離開西村李（西山戰死者二份十）。

卅一日 自廿日出發以來，從未洗澡，南星之水甚濁，今日至熊庄殺豬一頭吃個滿飽。

四月一日 在南昌附近青口湖方面掃蕩殘敵，今后約一星期間尚在此地駐紮。

二日 休養，食物缺乏。

三日 第八中隊準備參加攻擊廬山，擬明後日開往德安集結。

五日 軍裝檢查，一部受領糧秣，一部演習。

六日 西山戰役參加者整隊由隊長訓話。

七日 聯隊長訓話。

八日 明日向西山西方六公里之地開拔。

九日 午十二時到西山午餐，午後四時到喻家宿營。

十日 午後一時到達目的地高郵市，即與敵遭遇，發生激戰，第二大隊即構築工事。

十一日 今朝在離宿營地約一公里半之地徵發，得豬四頭，小牛二頭清水，澀谷，平井

井上，石井，秋間，計六名小林平井織井與木竹值夜一時至二時下大雨，在小隊內，有一位年約十八歲的女子，被十八人強姦，雖說是以年輕的女人該爲軍人安慰，但是慘酷啊！

十九日 領到香烟廿支。

廿日 今日赴村落徵發得豬及葱。

廿二日 收到砂糖一袋。

廿三日 今朝加強陣地之構築中，平川健一氏負傷，鈴木及其他二名出發焚燒村落，三

小隊之松岡出發徵發。去向不明者二名，西山方面聯隊本部受敵襲擊，敵人四方活躍，似有反攻之意。

廿四日 敵逐漸活動，槍聲不絕，今朝五時至六時敵迫擊砲彈十五六發，在我附近落

下。

廿五日 三時三十分醒來，四時敵之急襲射擊開始約五分鐘后，接敵兵由右方徒涉之報

告，全體集合待機，五時半步兵砲之兵一名，受傷入醫院，至六時半天明，敵退去，解除待機。

廿六日 昨夜正面之敵平穩，但西山與本部之間有敵百餘，與我領糧秣之部隊遭遇，被我擊退。

廿七日 敵情視察後，將近八時在返途中遇山本軍曹，其時右翼之敵已迫近我陣地，我軍有退却模樣。

四 川喜一郎日記

第一〇一師團第一〇三聯隊第五中隊預備役兵一等兵

昭和十三年九月廿七日（瑞昌之張家嶺）十時半集合，十一時半出發，向相港灣夜行軍。

廿八日 午前七時頃，到達相港灣大休止，午後五時半夜行軍，出發至大谷田約二十公里，途中遇敵襲激戰約二小時。

廿九日 午前七時，到達大休止地後。再行二公里之深谷中之村落宿營，輕裝準備出發。

三十日 本中爲尖兵中隊。第一隊爲尖兵，九時頃出發。行約七公里處即與敵相遇，發生激戰，第七中隊長（光岡）及〇〇〇少尉島內三，大隊長等約廿七名於李筆山之戰鬥戰死，受傷者甚多，今敵在敵前宿營。

十月七日 三時半在箬溪集合，九時出發向武甯攻擊，第五隊爲尖兵，敵後二時半與敵遭遇，三時宮本中隊長被敵迫擊砲彈擊中斃命，其他受傷者甚多，晚在敵前露營。

昭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 裝裝及兵器整潔，午後七時至九時演習薄暮戰後，在永修城內集結。

十七日 四十九及步一兩聯隊進入中州，砲定於十五時開始射擊，頗多命中，余等在山頂上等於見學。

十八日 全大隊自午後一時至五時檢查兵器及軍裝。

十九日 準備出發至永修城散步，回營途中，參觀十五榴彈砲演習。

二十日 昨晚大雨，今朝六時中隊出發，十三時起砲兵一齊時擊，集中火力敵在我彈雨中，我一五七聯隊敵前上陸，十四時許已突入敵陣地。渡河舟共五隻，中有三隻覆舟，其中一隻僅得三人生還，同時敵由右方射擊甚烈。

廿一日 本大隊等候工兵之架橋完畢，即行渡河，十一時渡河開始到南岸時，見敵八之堡壘共有三重，均被我砲火擊毀，但出於我意料之外者，是敵死屍甚少。

廿二日 六時出發，十時始趕上先頭部隊。

廿三日 道路因有多數車輛經過，步行困難。

廿五日 路上見各村落火災到處皆是，是夜宿於某村落殺雞爲食。

廿六日 一山過了又一山，行軍真是好困難，午後四時到達西山站，此地距南昌約三十六公里。

廿八日 至離南昌十一公里之地停止待命，下午三時奉命開往南昌南端集結。

廿九日 十一時出發約二公里有一小河，無橋不能通過，七時雷雨大作，在電光閃閃中行軍，至夜十時始到目的地，因遲到中隊長發怒。

三十日 因無糧食，派三人前往徵發米麵餅果等。

四月一日 依大隊之命令，出發徵發糧食。

二日 約每秒二十公尺之強風，在中國頗爲罕見。

三日 今日派兵四名，出去徵發，我留營休養。

四日 九日起在南昌城內徵發糖及罐頭食品，四時到官撫班遊玩。

五日 大隊之兵器檢查，及大隊教練分列式。

里宿營。

六日 投網捕魚爲樂，吃南昌之龍眼（果實）

七日 赴南昌野戰醫院訪永野君。

八日 早八時半移動，在牛行站廣場集合，與迫砲隊共同行動，行至約廿公里之石橋

九日 八時在石橋里出發，西山站午餐，某地宿營。

十日 八時半出發，向高郵市前進，行至市之入口，與敵遭遇開始戰鬥，牛之頭中彈

，（譯者按：似爲敵人強徵我農民耕牛用以馱載物品）戰至三時攻入市中，敵五百餘在隔河頻頻放槍，我即星夜構築工事。

十一日 一五七聯隊與一〇六師團接替高安城防務。

十二日 在小隊長指揮下，構築交通壕。

十三日 構築交通壕，第三小隊在河之下流約四公里之地，担任警戒。

十四日 九時半下十哨交代，接有高安城除糧秣等必要之物外，悉數焚燒之命令，大隊

本部約向二公里之後方撤退爲預備隊亦將下十哨撤退。

十五日 突然間命令又變更了，本小隊以三個分隊編成之後，担任碎備勤務。

十六日 下十哨兵交代後入浴，右側上流之一五七聯隊向錦河線前進，向對岸砲擊，錦

河水漲三尺。

十八日 出外繳發物品。

十九日 聞聯隊長將來巡視。

廿一日 十時大隊長與副官前來巡視約一小時回隊。

廿二日 一五七聯隊漸次向後撤退，我等之任務將更重大，聞敵對聯隊本部襲擊，第六

中隊亦被敵包圍，陷於苦戰中。

焚燒。

慌亂狀。

廿三日

敵今日反攻甚烈，第三小隊在戰鬥中，負傷者三名，我嚴密警戒，將附近村落

廿四日

三小隊之去向不明者，仍未發見，敵迫砲向我射擊，命中我隣近家屋，令人驚

五 宮川軍曹日記

第一〇一師團第一〇三聯隊 第二大隊第五中隊

昭和十二年九月一日 午前一時受到召集令狀。

九月六日 在麻市第三聯隊入營後，編入第五中隊。

十九日 由聯隊出發，午後四時到達澁谷車站。

二十日 十時到達神戶，下榻藤吉末吉民家洗了澡，蒙賜厚宴，甚慰！

廿一日 午後五時半乘江蘇丸（五千噸）由神戶出港，送行者有藤吉末吉夫妻，及中谷

民枝，栖次吉江。

廿三日 午後二時到達門司港，未下船，午後十時出港。

廿四日 在船內未見陸地，只是茫茫大海。

廿六日 午後三時到達虬江碼頭，即刻上岸。

廿七日 午後二時半在江灣愛家宅附近之一農家就第一線配備。

十月十六日 第一回補充兵來了入第三大隊。

廿二日 午後十時有敵四百名左右，機槍九挺向我夜襲，激戰至二十三日拂曉，被我擊

退。
廿四日 午前五時半準備出發，午前十時半向岡北移動，當日到達劉家宅。

織工廠。

廿五日 劉家宅出發，到達狹家濱，參加第一線戰鬥。

卅一日 小雨午後一時向蘇州河前進，午後五時半到達會衙宿營。

十一月四日 蘇州河水漲丈餘渡河似有困難之模樣。

十二日 午前五時向南翔前進，午前十時南翔陷落，午後十一時抵陸家宅宿營。

十三日 由陸家宅出發，午後三時半嘉定城陷落，午後八時半在婁塘鎮宿營。

十五日 行軍前進途中擄殺俘虜一名。

十八日 向嘉定城後退和其他部隊交替，二時二十分強行軍，半數以上落伍。

二十日 在徐家宅宿營，因道過壞，大家都要哭。

廿一日 寶山縣糧店鎮十一時午餐，午後四時到達劉家行宿營。

廿二日 由劉家行出發，道過真茹茹線電台側，午後三時抵暨南大學宿營。

廿七日 午前出發，經復旦大學，過市政府，通過六角塔水電公司，宿於吳淞鎮永安坊

三十日 向楊行鎮出發，行後到楊行鎮。

十二月一日 在楊行鎮整備。

四日 第二回第三回補充兵開到。

八日 接出發命令，午後二時在市政府五岔路集合，午後七時半到達上海運動場。

九日 由上海運動場出發，在陸家宅宿營。

十日 由陸家宅出發，午後到朱家塘宿營。

十一日 由朱家塘出發，到達松江鎮宿營。

十二月 由松江鎮出發，經過金山時已午後二時半，霍亂病流行，午後六時半到達如意

圩宿營。

十三日 如意圩出發，正午到達楓涇鎮一宿，收到家江之來信。

十四日 由楓涇鎮出發，經過嘉善到達朱家鎮宿營。

十五日 朱家鎮出發，經過嘉興，到達王江涇鎮宿營，大家都覺疲勞了。

十六日 由王江涇鎮出發，經過盛澤到達雙陽鎮。

十七日 乘汽車由雙陽鎮出發到達湖州宿營。

廿二日 由湖州出發，道經山間，上陸以來還是初次，有特別之感，敵橋皆毀，工兵甚

忙，午後二時到達三橋埠，無家屋露營。

廿三日 三橋埠出發，行軍甚感疲勞，到達瓶窰鎮宿營落伍者甚衆。

廿四日 瓶窰鎮出發，在杭州市外農家宿營。

廿五日 出發途中見西湖之水青青可愛，六和塔亦別開生面，谷川部隊入杭州城。

廿九日 午前八時起押解中國人苦力三百名往杭州市東北方之笕橋，修理飛機場。谷川

部隊三千一百八十三名內，到本日爲止，戰死者一千四百三十二名。

三十日在笕橋飛機場警備，苦力七十人左右，在夜中逃亡。

昭和十三年二月一日 午前四時和步哨說：恭賀新年，太陽很紅的在東方升起，大家排列呼聲

上萬歲，遙拜皇居，酒宴。

四日 連日修理機場。

五日 午前出發修理機場，午後第二小隊全員，和第十四師團之士兵交替，午後三時

回杭州市。

七日 午後六時受杭州市馬街，龍慶里十三號，胡鄭逸蘭女士宅請宴，中國菜實在好

，中隊長以下十六名，午後十一時中隊長事務室前起火。

九日 由杭州出發，踏上了上海的歸途，午後五時到達番司鎮宿營。

時到營海甯縮速。

十日

由喬司鎮出發，江岸線卽是所謂海岸線，恰巧沿錢塘江之海岸線行軍，午後五

十一日

由海甯出發，午後到達新倉鎮，捉到十六隻鷄大家食之。

十二日

由新倉鎮出發到澉浦鎮露營。

十四日

由澉浦鎮出發，經過海鹽城，午後到達西埭衛露營。

十五日

西埭衛出發，到達興興鎮。小林上等兵頭部被便衣隊射擊斃命。

十六日

興興鎮出發，到達金山衛城露營。

十七日

金山衛城出發，到達頭橋鎮露營。

十九日

頭橋鎮出發，到達奉賢城宿營。

二十日

由奉賢城出發，通過大團鎮到達南匯城。

廿一日

在南匯城，大家都覺行軍十分疲勞，午後到達川沙宿營。

廿二日

到香篆電車終點爲止，繼續行軍到達洋涇鎮宿營。

廿三日

洋涇鎮出發，乘雲陽丸渡過黃浦江，入上海市赴暨南大學。

三十日

領到本月份薪餉十四元二角一分。

二月一日

午前九時整列在高爾夫場教練，大隊長指導。

九日

本日舉行聯隊慰靈祭，中午十一時整列，在江灣競馬場集合舉行儀式。

十七日

敵機來杭州寬橋飛機場空襲，我軍死傷五十名。

三月十日

午前九時整列，在市政府前行閱兵式，松井軍司令官及伊東中將到場檢閱。

十三日

在飯田棧橋（碼頭），演習敵前上陸。

十八日

由神隆丸，開始移乘，一時在崇明島上陸。

十九日

崇明城出發，和殘敵交戰，佔領廟鎮。

廿一日 第一分隊警備廟鎮北方之橋樑。

四月十三日 乘汽車由廟鎮出發，赴崇明城歸隊。

廿八日 在埠頭警備，掘井少將來島巡察，並赴南堡鎮巡察，同日歸還上海。

五月五日 在同所休養，忙於打麻雀，午後五時二十分接到新家鎮有海盜二百名來襲之情

報，第一小報爲先發隊，乘汽車出發，第三小隊有危險之電話，第二小隊由埠頭乘船出動。

十三日 聞向化鎮有暗殺團，大家依着形跡到各家搜索，未見何等異狀，捕虜男二人女

一人。

廿二日 第四回補充兵開到。

六月二日 本日爲中國端陽節。

廿九日 由南門港乘若松船，歸還上海，午後七時到達江灣兵舍。

七月七日 六時出發，經蘇州、無錫、鎮江、午後六時到達南京車站露營。

八日 由南京出發到達太平府宿營。

十日 改變命令，停止前進，預定在南京集合。

十四日 乘汽車到達南京城，寒暑表在百度左右。

十五日 由南京城出發，上神龍船，在船內宿營。

十六日 到達蕪湖。

十七日 由蕪湖港出發，船內非常炎熱。

十八日 到達安慶，仍在船內宿營。

十九日 在安慶上陸，即在第二大隊奧田部隊之舍內發下香烟、啤酒、罐頭等。

廿二日 午前九時安慶出發，十二時乘汽車到達源潭×舖，鈴木少尉、宮川、西田、榎

原、加藤、中隊長及第一小隊長，向潛山行進。

八月二日 敵由山夜襲，我方應戰將敵擊退，八中隊內，戰死四名，負傷十名。

四日 野砲一個大隊來了，砲擊山頭。

八日 前方燒了中國民房四五棟，午後在第三下士附近殺中國人兩名。

廿四日 大隊本部由潛山調回。

廿五日 後備第六大隊去潛山，因為一個中隊音信不通，以第六第八中隊前往應援，機

槍手佐伯戰死。

廿六日 應援部隊由余家舖前進，但先發部隊生死不明。

廿七日 工兵隊赴余家舖前面之橋邊，聞追擊砲聲，驚恐後退。

廿八日 午前八時由源潭歸赴余家舖連絡，我軍在潛山被三個聯隊之敵包圍，正激戰

中。

廿九日 午前十二時為第二軍參謀與池田兵站司令官之護衛，宮川以下十二名乘汽車赴

余家舖。

九月四日 ×變更中隊之編制，高安（人名）調四分隊，小池，平栖調五分隊，矢島、葛

山調六分隊，邊見調小隊指揮班，島村調中隊指揮班，午前十一時整隊到安慶碼頭，午後五時上船，宿於船內。

五日 午前十時通過東流午後三時半停船，四時在彭澤上陸，本晚宿於彭澤，第五回

補充兵到來。

七日 在石婆岑山頂與敵對峙。

九日 小雨，在石婆岑山頂以天幕露營，谷岡聯隊與松井聯隊交替，軍旗祭在彭澤縣

舉行。

十一日 第三第三、第六分隊在三千米左右之處。遇到約有三百名之敵，正戰鬥中，若

狹軍曹受貫槍創，龜谷胸部負傷，五中隊即刻全體出動增援。

十七日、奉聯隊命令，為帶防毒面具，須將鬚髮及頭髮剃去。

十八日 與一一六師團交替。

十九日 由石婆岑下山，回彭澤露營。

廿一日 午前整隊乘大阪商船之青海輪船，在彭澤江面宿營。

廿二日 午後五時到達九江在船內宿營（青海船）

廿三日 午前九時半在九江上陸。

廿四日 聯隊長之軍裝檢查，大隊演習，第六回補充兵到達九江。

廿五日 由九江出發，大久保因病殘留。

廿六日 午後經瑞昌城，抵曹家嶺宿營。

廿七日 由曹家嶺出發，在橫港灣宿營。

廿八日 由橫港灣出發。

廿九日 午前六時到達大矢岡村。

三十日 我軍猛烈攻擊，第五中隊奪取左邊之二零五高地，相柏原戰死，第七中隊長光

岡大尉負傷，小隊長鹿隅少尉戰死，五中隊中島正及渡邊負傷！

十月一日 午前一時起，被我交戰甚烈，第一分隊輕機槍發射彈三百五十發，七中隊戰死

傷二十七名，三中隊上杉負傷，第三大隊中島內少佐戰死，攜帶口糧甚少，預感困難，取甘薯為食。

二日 午前一時左右激戰甚烈，鈴木少尉，村田伍長負傷，見敵艦向山上攻擊，究川

代理小隊長，藤田曹長為第二小隊長，率所部前往救援被敵包圍之我八中隊。

四日 午前十一時總攻擊，敵向箬溪撤退，第十一中隊，中隊長以下僅殘留八十名，

餘皆戰死傷，青梅川少佐，加藤少佐，島內少佐，均負傷，坂田少尉，中島准尉，及六中隊長戰死，八

中隊長亦戰死。

六日 在戰場裏有兵四十，下士三名香烟不足，非常困難，一枝香烟五人共喫，大隊要訓示：聯隊有四百名戰死，傷者深為遺憾，尙望殘餘之將兵更努力戰鬥攻擊云。

七日 午前六時半出發向武甯前進一里半左右和敵遭遇，即刻應戰，中隊長戰死，大隊長（奧田）負傷，根岸少尉代理中隊長，平川負傷，金井發病激戰之後，露營於陣地內，宮本中隊長戰死（迫擊砲隊）出發時每人發給食料六日份，香烟十包，巧格力糖一塊。

八日 昨夜敵來襲，當與應戰，第二大隊，死傷三十七名。

九日 午前九時因地形不良，撤至另一高地。

十一日 德安方面攻擊之第六師團，應援部隊二十七師團之一部，一〇三聯隊之一大隊及三大隊方面之敵之上空，友軍飛機猛烈轟炸，敵有退却模樣。

十二日 午前五時，敵來夜襲，入箬溪部落，看護兵一名戰死，捕敵一名，午後一時，秋國十七師團之一個大隊見乘汽車由九江駛來。

十四日 午前五時二十分敵約四百名向我箬溪進襲，我即應戰，敵向我陣地數度突擊，均被擊退，小隊長藤田負傷，箬溪病院後退，敵迫擊砲向我砲擊整日，午後六時，小沼上等兵手頸負傷，因情況孤立，派岸野上等兵與大隊連絡，迄午後八時半敵仍無後退之模樣，堅強抵抗。

十五日 午後二時一〇一師團砲兵又來增援。

廿三日 由箬溪出發，為大隊之預備隊，午後三時到達屬蘆東方高地。

六 中村元治日記

第一〇二師團福井（一五七）聯隊 小松（第三）大隊小行李輔重一等兵

昭和十二年九月廿五日

整天出去打臘，實在是不像在戰場上，有趣的雞肉和豬肉吃了一大堆，

是越發要美氣了。夜十二時許敵機來襲，聽見友軍高射砲，機關槍及步槍聲音，初次看見空襲實在是心寒呀！

廿七日 晨五時許在王宅棉田中睡了內小時，下午三時出發，向朱宅前進約一千公尺，敵機輕機槍射來，彈如雨下，有生以來第一次碰見子彈，入民家隱蔽處，頭伏在地上，敵我互相射擊，耳像聾了一樣，在戰鬥中第一個感覺就是淒涼。

十月一日 今天仍不斷的激戰，隊本部也突出約一千三百公尺，輸送十分遙遠，戰死陣亡續多了，第一線極其緊張，我空軍舉行大轟炸，敵利用月夜空軍來襲，晚上嚴禁一切烟火，黃昏兩點點滴滴的下着。

三日 從大家宅前進，子彈仍猛烈射來，隊本部前夜已前進；但慘得很，不斷的後退，退到跟我們的位置接近。

七日 開始渡河，聽說極其悲壯。
八日 敵在橋的二方，行交叉猛烈射擊，墮河中者隨流水兩去了。過河之難，在意料之外。

九日 我們的小行李跟着犧牲了，背黑倉之助戰死，但他過橋過了十分之七，子彈貫穿胸心死的，我自己也被送到寶山縣的病院去，從每天戰傷來院的士兵說的情形，可歎！每夜敵機來襲，通夜高射砲發射，艦上也發砲，實在是壯觀！

十二月十三日 上午五時半，從風涇鎮出發向嘉善前進，下午二時到達城內宿營，今天比較早一點宿營心裏快樂，起火煮東西吃，碰着敵手榴彈爆炸起來，五人受傷！

廿二日 上午七時半出發，前面的橋樑和道路都被敵人破壞了，一面由工兵隊修理，一面全軍前進，情形之混亂，實在是淒涼的行軍，生命又要顧慮啊！

昭和十三年一月七日 已下嚴格命令，如歸還上海，禁止搶奪行爲。

九月十二日 午飯後出發，途中見廬山下的中國兵營並列着，非常驚訝！而且在山間訓練的兵，就是先前和我們作戰的，我們一大隊也有相當犧牲，聯隊砲的石田少佐的頭也飛去了。

十月四日 上午七時半出發，輸送彈藥，今天也相當激戰，下午全體休戰狀態，夜九時半傳令來說，第九，第十一兩中隊將瀕於全體消滅的危境，請幫忙立刻運彈藥去，十時許全體出動。

十日 今天在王龍山下，碰着敵方的地雷，馬死一匹，人也死一名，此人頭部不知飛到那裏去了，我飛機也中了敵彈，被迫降落於山坡上，機體成爲片片，一人負傷一人無事，還裝有九個炸彈，可幸沒有爆炸，奇極了，這是天佑的緣故嗎！？

七 中村義夫日記

八月一日 (月)雨 出發終於緊迫着到來了，今天是準備的第一天，從早晨起就準備，沒有什麼課目，但不湊巧的是從早上就下雨，已決定先頭出發者，伊藤少尉以下的人名。對長島伍長拜託了一些好事情，這是極秘密的。

晚上，知道本部會有電話來，昨天的「快明信片」來不及寄到，父親却跑來了，忙得很，真不得了！不過這一次總不能生還了，能見一面也是再好不過的事情吧！

和初次離開不同，三日後就要出發了，一點也不覺得非見面不可！哦，準備的第一天算是倏倏悠悠地過去了。

想着明天和父親見面的快樂，去睡覺吧！

八月二日 (火)雨 今天從早就下雨，在出發前，這樣每天的下雨，是不能準備的，真倒透了。

午後零時三十分，父親來晤了，特意到老遠地方來的父親的厚情，真感謝得很。他對於我問他要軍用錢很是關心。不管活到多大，在父親看來，總是小孩子哪！

由四時起的軍裝檢查，因下雨在「掩蓋操場」舉行，意外簡單地幹完倒很好了。

午後六時下士集合所，有送別宴會，是照例的臨時儀式，簡單得很，但注意到這事，就已經不錯了。想到在福知山這個地方睡覺，只有兩晚了……真是感慨無量我是一生再也不回來了，困惑的福知山！痛苦的福知山！在這三個月間，嘗到真正的軍隊生活了。

那裏盛氣凌人的三年兵，在這佳日也靜靜的隱忍着了，想到我們的事情，就忍耐下來，對於大家的這種情意，真只有低下頭去把在國內所受的悶氣到彼地去伸吐個痛快罷！一上陸就幹個痛快……

八月三日（水）陰後雨 住在福知山也終於只有今天了，想到這裏，就是再如何討厭的地方，也有點寂寞之感。

從早上起是面會日，熱鬧得很，對於我們，是太沒緣分的面會日。可是那些手腕高明的傢伙，却在福知山弄出好東西，而在喧嘩着，藉崎的姐兒，咖啡店的女招待，……三年兵的會面人是定規了的。

那兒的角落，這兒的角落，都抱最後的別離……
在這樣時候，仍還是獨身的好。

並非不甘拜下風，實在……

在出發的前日連聚餐也沒有那裏也有這樣的中隊嗎？聽說三中隊二中隊，都有歡盛的聚餐。

像這樣真正的強固團結是可能的嗎？我以為結局心和心的結合如不成爲真正信仰上頭的心那是毫無用處的現在的狀態，究竟怎樣呢？上歸上，下歸下，各自想着自己的事，像這樣……到了那邊，如果不很快的改正這個缺憾是不行的。

晚飯後，聊作一點慰藉，只有下士官們來喝一喝酒，自暴自棄的喝得一塌糊塗，大家都大鬧特鬧。雖說是最後的一夜，連一回聚餐也沒有，對於裝着老實的兵士，應該是不好的吧！

不管怎樣想，過去的事，是沒有辦法的了，但總應當考慮一下的……

八月四日（木）雨晴 終於出發了。

午前九時左右堂堂地走出營門。
雨依然溼了地下着，是淚雨呢？還是惱人的雨呢？
此後一身再不會鑽進鑽出的二十聯隊的營門，在「萬歲萬歲」聲中被送出來了。受着福知山市民熱烈的歡送，繼續向車站進行。

碰倒悽然來送別的桶谷和小西。

也許是最後別離了吧！

十時五十分，在「萬歲」聲中，由福知山站出發，所有一切都不能再看見第二回了。……

那末，再見吧，福知山！祝你好！

午後三時四十八分，到大坂浪花站，行入市內約三日里，在東區宿營地的初以為民家，却是旅店中

居住。

和廣島不同，這是待遇很好的愉快的地方，有個可愛的小姑娘。

明朗愉快的侍女，儘管只是一夜的露營，可是很有趣的。

松島的心情，哈哈……還是什麼都不好寫的啊。……

八月五日 (金) 晴 午前五時被推起牀，有使喚。

啊！啊！新兵是幹不得的父親特意來訪都無見面。

午前八時，帶了一行十八名，進船倉，午飯也沒吃，直到下午八時，肚子都餓扁了。

二點以後，全體人員上船，午後四時，在歡呼的送別聲中，航出大坂港。哦！又和內地隔別了。

也許是第二回了，一點感想也沒浮起。

還回歸來時，……

是白木箱？松葉秋？(譯註)

還是像現在這樣姿態歸來呢？

練之，儘量幹去好吧！

——心裏這樣奮奮，走下船室。

輪船在平靜的瀨戶內海上面滑着駛去：皓月上升了。唔！明天也是好日子吧！晚上乘船第一夜的寢林，午後九時三十分。

八月六日 (土) 晴 午前五時三十分起牀。

海是平靜的，大家都跑到甲板上。

看過好多回的瀨戶內海，一點也沒有心情上甲板去。

午後六時，担任對空監視哨。

「註」白木箱——是日本人盛死屍骨灰的。

松葉秋——是傷兵用的手杖。

七時，被大隊長罵爲不知守則，大隊長說：「你的腦袋還發瘋只差一步了」實在是這樣也未可知。請你看瘋子會做出什麼好吧！像這種無聊的衛兵還是第一次呢。

八月七日 (日) 晴 真不愧叫做「玄海灘」這個地名，黎明輪船就搖動了，監視哨都

受不了了，但都緊張地去立哨，等得一小時的立哨完畢，都疲倦得不堪了，大家的打盹到底有什麼法子。巡察和值日將校發見了。

中隊長担心起來，招呼人來交代，但結局還是照樣的服務了。半途派人來交代的衛兵，是前代所未聞的吧。

終於午後六時才交代回來，真是不好意思……。

八月八日 (月) 晴 大家好像習慣於船的搖蕩了，都有精神。從午前十時起，海的顏色

就變化了。

已經接近了上海，揚子江的泥水流着，成爲紅色。

午後二時入揚子江，真也廣闊，像海一樣，一點也不覺是河。

看見各國的船。特別可驚的是英國的船隻之多。

不久，船行進黃浦江，河水更變成泥水了，這周圍在表示着激戰，戰跡已現出來了。在巨大的烟囪上，開着砲彈的痕跡。好像在表示着精銳砲兵的手腕。……

家家戶戶因為受着砲擊和轟炸，都一塌糊塗了，也真算得會幹了！到處可以使人想起當時激戰的情形，不久船橫靠虬江碼頭，這附近好像是軍隊的上陸處，盡是些軍需品倉庫。

好像是飯田部隊奮戰的地點，留下了飯田碼頭的名字。

忽然改變了明朝上陸的預定。

命令——馬上登陸，鬧翻了。

又給抓來幹船倉的工作，一旦被看中了，便是送命的盡頭，沒有法子了。

十一時事務完畢，坐汽車去宿舍，十一時半到楊樹浦宿舍。

不出所料，是做鍊的地方，是在工廠地上鋪席而睡的。這是皇軍的宿泊所麼？這是拚着一條生命來我們的寢室嗎？

因為疲倦得很，什麼也沒想，一倒身就作大陸第一夜的睡眠。時間是午後十二時。

八月九日 (火) 雨 午前七時被推起牀，又是被叫去做事務使役，咱的工作昨天不是已經完結了麼？又是使役，真有些不情願地出去，跟着那討厭的雨又下起來了，跑得累死也不知目的地是

那裏，却被拋掉了。

盡是些壞蛋，師團的高橋中尉那蠢的幹法，真叫人受不了！

一定有時候來報復這個仇恨的啊！……

早飯也沒得吃，就東使西喚，好容易到下午四時才完結。

從頭上到腳下，都濕得淋淋漓漓了；無論到什麼時候都不能鬆一鬆氣。呀！呀！……

入夜雨下得更猛烈了，還夾着風，成爲暴風雨了。午後十時，因日間疲勞就睡了。

八月十日 (水)晴 昨夜的暴風雨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是靜朗的清晨。

登上屋頂一看，遙見法租界並列着大建築物。似乎是上海的中心地。

午前十時，作輕射擊預行演習，一般的是體操，由午後一時半起，引率外出。

由「老鴉」的引率，遊覽戰跡，到處都炸毀了，好似委實是準確的轟擊，那被破壞的痕跡，就是最好的說明。

在日本人的街上休憩三十分鐘，只有三十分鐘就用最大的速度跑走了。

法租界禁止入內，進不去。

國際都市的上海，也因為是戰後，並不像想像中那樣有趣，龐大的印度人巡捕，引起我的注意，絳眼睛的娼妓，頻送着秋波，跟「老鴉」在一起，什麼也幹不成，流着滿頭大汗，午後六時回來。

帶着槍的出外，沒有趣味，是當然的啊！

八月十一日 (木)晴 今日午前的課目，和昨日一樣。

午後，昨日沒有出外的人，由花生米引率外出，我個則於午後二時去洗澡，澡堂的隔壁有「皇軍慰安所」這個東西。

這是渡邊兵站部的密子。

真不愧是第一線的土地，所謂軍經營的密子，到底……

那「規則書」真驚人。

一、做完的趕快退出房外。

一、紊亂軍紀的使其退場。

一、……

有這等等不勝惶恐之至。

躍入眼簾的是「價錢」，下士官兵一元五角正。

洗澡只是名目，好像隔壁才是好地方，大家都不知去「洗」過多少回「澡」，我也去了兩回。嘻！嘻！今晚好像十五夜，大好的月亮，去屋頂乘涼，涼風渡河吹來，遠處閃着霓虹燈光（Neon light）上海之夜，戰前應該很好吧！

清靜的夜，美麗的夜，看着看着，連更深也忘記了。

十一時左右冷起來了。引起注意，便回到室裏。

八月十二日（金）晴 今天的課日和前天同。

上陸以來，已經是第五天了，這種生活，也討厭起來了。每天都是誰誰拉拉的生活，身體都完全變生了，因為去兵站部酒保處，錢包也寂寞起來了，討厭啦！就在下面流着的黃浦江中，巨大的外國船，頻繁地出入着，外國船的數目，真使人想起國際都市上海的往時啊！

夜裏睡不下的人，都湧上屋頂乘涼。終於在午後十一時半，一個機關槍的兵，墮落死了。儘管上司給過注意，好像仍還是不顧一切地睡着。特意來到上海，從屋頂墮下死了，真是……不知道怎樣通報他家裏，可是雙親一定會吃驚吧！不聽上官命令而死的男子，雖然是可憐，但却不能同情的。

平常對兵士的事情一點也不關心的幹部們也多少有點吃驚的樣子，像金魚的長屎一樣，常常地走來巡視。像陷入泥裏的蒼蠅一樣已經太遲了！

全體士兵都笑起來，哈……

八月十三日（土）晴 和前天同樣的課目，今天也平凡地完了。

八月十四日（日）晴 今日午前中檢查小隊的兵器。

午後は準備明天開拔。

第四中隊和聯隊本部已出發了。

明天終於我們也要和上海分別，……滿淚而別了。

照例午後先「洗澡」，碰到田中，也遇到了富田登瀛瀛等人。

遇見池田良平時，委實吃了一驚，那裏想到在上海這種地方碰見他了，真想不到，那傢伙也吃了一驚呢！

「洗澡」歸來，在兵站酒保處買了上海的圖書明信片，寄給家裏和鳥子。

因為是在上海最後之日大家都去「洗」了不知幾回的「澡」！
爲着準備明晨很早出發，就老老實實地睡覺了。

八月十五日（月）晴 午前四時起床，收拾完畢，六時向上海北站出發，背囊沉重，受不了，不認識路，不知已往返過多少回了，真是傻瓜！驮着沉重的背囊，左灣右拐地兜圈子，那一處的部隊有這樣弄爛污的大隊行軍呢？

每天有工夫喝酒，嫖婬子，也應該拿一點空時間去把路調查調查才對，我真不願意了。
午後十二時三十分由上海開向南京。

上海南京間全爲湖沼地帶，進攻南京的部隊大約吃過苦頭的吧！各個車站都有日本軍硬駐在那裏，開車的和車長都是士兵充當，車頭和客車都是由國內運來的車輛，到底是什麼時候從那裏運來的呢？

約行九個鐘頭，午後九時半到南京下關站，站附近的建築物已完全破壞得一塌糊塗了，這裏好似也駐着重兵，軍用汽車頻頻地左來右往。走進離站的一杆（公里）蘇城牆邊的臨時兵營中，並排住着百一師團的騎一與輜重一，無論走到那裏盡是兵士，還是駭人。

八月十六日（火）晴 午前七時起來，早飯也沒吃，又是使役，到車站去搬行李。

乘汽車到碼頭，途中駛行於南京街上，真不愧爲首都的舊跡，觸目的是大的衙門的建築物，然而在城陷的今日，都變成日本的宿舍了，切切實實地使人看到了戰敗國的悲哀，（？）總之，戰敗了就什麼都完了，爲子孫計不能不使勁地硬着頭皮，像中隊長所說，我們是爲戰爭生下來的，一定要拚命幹啊！
復興的南京，日本人的咖啡店，飯店等似乎非常旺盛的樣子，但這裏的物價也似乎是貴的。

明天一早出發老老實實地睡覺。

他們都去沒在南京之夜的氣氛了。

八月十七日

(水)晴

午前三時半起床，到五時由宿舍出發，向駐地秣陵關行軍。

沉重的背囊格格地壓進肩裏，熱起來了真吃不消，南京城內三里（中國里十八里）的行軍，真是受不了。

步行了一里就够受了，總不能一口氣的跑，四月的補充兵都一個一個掉隊了。

在預定的二日里附近吃午飯。喝飯盆裏的水，水一盆也沒有了，糟透了，用池裏的髒水煮飯，休憩時被派用腳踏車去偵察道路，疲倦得要命還要騎二點鐘的腳踏車，真是要命，因此之故，嘗到了午後行軍的苦楚。

難道分隊長好丟隊落伍嗎？只好勉強的走着，只三十分鐘左右，大家都走不動了，行幾步就休息，休息不一會兒又行……到午後九時，就吵起來說，甚麼看見烽火啦。終於野宿下來，真是傻瓜，如果是來襲擊的敵人，那末就剛剛好了，就可以高興打一仗了，盡是一套蠢東西啊！一面被夜露濃厚地濡濕着，一面便在丘陵的峻線上入睡。

明天又是行軍，白天的疲勞，××地……………

八月十八日

(木)晴

午前五時等待着天明出發。

從山岡伍長處的聽見林修的死，吃了一驚。他很可憐地一直到死前的一瞬間硬着走。身體是孱弱的，但人很認真努力，有一點受不了的時候，便咬着牙硬走，他的臉孔浮上眼簾來了，自四月入隊以來一直累死的林修是可憐得很！

由中隊長的盡力，把他作為戰死，可是親屬將如何吃驚啊！果真是死的話，還不如堂堂皇皇地死在子彈之下好吧！

夜間全體人員守夜，祈祝着林修的冥福。

忘了，到秣陵關任地是午前九時四十五分，至夜交代止，暫入假兵營，被命為本日的值日。

八月十九 (金)晴 午前六時三十分起床。

從早晨起第二小隊全部勤務，我是值日，却逃過了這個時候的勤務，我是右派啊！金谷軍曹的「休與係」(註)等於零二個小隊和指揮班有百名以上，叫分隊各自飲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雖說是初次，而他所幹的事情，真教人看不上眼！

對於野戰的事已經習慣了的三年兵，儘量使用他們，豈不好麼……

把林修的屍體燒化，後來在林修的戰死地樹起墓碑。肉體雖烟消雲散，但陸軍步兵上等兵林修的英名，却永遠留在華中一角的秣陵關了罷！……

(註)應是給與係之訛，是中國的炊事班之意。

八月廿日 (土)晴 與起床同時，向齋藤軍曹說去值日，今日午前八時五十分舉行對林的告別式，完畢後遺骨由騎騎准尉以下護送南京本部。

午前十一時中剛部搬家，真受不了，好好地準備完畢，以為是要進入去了，又要移轉，真是討厭，為什麼命令是這樣不澈底呢？真是糟透了。午後第一小隊(排)安抵此處，可是留了一部份，其餘的又馬上帶大隊(營)的行李出發到溧水去，因此又是行李的使役，苦了大半天。

兩三天前，頭就有一點痛了，今天早睡。

八月廿一日 (日)晴 午前九時中隊長向全體注意衛生。

絕對不能飲生水。

不要向支那人買食物。

一定要飲帶來的藥品。

繼續行下痢患者，中君也倒了霉。再則，好容易放下一口氣，今天起又有猛烈的訓練。

「苦哇巴拉，苦哇巴拉！」(註)

立刻又是千前體操，及射擊演習。真够受了。

午後五時担任衛兵，在船裏沒有幹好，這一次應該能够順利進行罷，哈，哈……

（註）日本人聽見雷響時唸的符咒

八月廿二日（月）晴 衛兵也沒有發生何等事故，午後五時向齋藤軍曹說知，午後三時半第一小隊由漂水回來，熱鬧起來了，好像隔了二三年才相逢似的，真覺得依戀，但想起來，在南京分別以來，不過一星期而已。

貞君「愈忽辨」部精神很好，心想能在一起了吧，又聽說第一小隊又要去漂水了。這個時候由中隊分註出去的是右派啊，第一小隊無論到那裏，都是幸運的啊！

實得真混賬的酒保物品，不買他也好。

解下了防具的捆包，有些憂鬱，到戰地來練劍術，只是想到那討厭，想參加第一小隊的出動又不成功。無聊之極。……

八月廿三日（火）晴 晨學習劈刺術，在中隊長的指導下是一件苦事。爲着歡送第一小隊，八時半完畢，全體都很有精神地出發，都興高采烈的。二中隊的清水上等兵於昨天出發了。

MG（輕機連）的士兵墮入河裏，所以來迎接醫生去，安川醫官馬上趕去，但已死了。

「可憐，又是一個犧牲者！」真是倒霉已極的啊！

聽說連人帶馬墮入河裏，只是自己死了，而且聽說是三年兵，辛辛苦苦的兩次來出征，而墮河死了，他到底是何等不幸的人啊！

真是難爲他，想起來說不定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有危險都很難保呢？

八月廿四日（水）晴 今天陪老雅到南京去，上次跑得要死的路，用三輪車只一小時就

到。

買了各種物品，完畢時是午後一時，今天不知何故，請起我吃午飯來了？

買物後坐車去作慰安所巡視，不論那一家都是滿座，爲之吃了一驚。曹長以下六名各自玩了一陣，已是午後四時，由南京出發，向舊路走。南京到那兒一看，也不怎樣好，貨物昂貴，真沒辦法，對於士兵，頗爲無理。不曉得幹嗎用的，竟至於把錢包弄空了。但南京偶爾一來，也是好的吧！

八月廿五日

(木)晴後陰

出任衛兵，因人員多了起來，不能訓練，這個是好的。……

中午，自治委員會送來盛饌，分隊長以上，被召集來宴會。

「酒保有啤酒，買來喝酒！」似乎是中君的聲音。

由齋藤軍曹請我喝了啤酒。

午後七時，任東部夜間哨兵，黑漆漆的怕人的夜，還不時下着雨。

初來的補充兵的心境，是怎樣的呢？

午後十一時，現在是沒有何等異狀……恐不會有什麼變故麼？……

八月廿六

(金)陰雨

衛兵交代，上午休養。

午後三時半，被使役於作業。

在雨嘩啦，嘩啦下着中間，實在討厭得很。

午後七時半，勉強幹完了，再沒有比這更幹得嚴重的事了吧！

想起了二城子的龜坂隊。真的像龜君那樣，如果有萬一之變他會有勇氣麼？

心裏想着這樣子，於午後十時就寢。

八月廿七日

(土)陰

今天上午別無事故，有課目，雖說討厭，可是如果什麼事情都沒

有，閒逛着又難過，結局還是忙了整整的一天。

午後五時，繼引野伍長之職，被命令爲值日，跟討厭的上田准尉排在一起了。「沒有接頭好啦」，

「整頓衛兵啦」，什麼什麼，簡直好像是我一人，一直到現在，在胡塗亂辭着的口氣！毫無味道，還被命令於明晨四時去巡查，不是討厭的麼？

八月廿八日

(日)晴

午前四時半出門巡查步哨線，一個鐘頭還轉不完，真駭人，起牀後，練習劈刺術大家都苦了可憐！

關後召集秣陵關的紳士，由中君致詞，下士官全體武裝與會，演劍術給他們看，連值日的我都拉去了，對於這些血氣未定的青年，真也沒有辦法啊！

午後十時半，在慰安所遇見中君伊藤少尉無法躲避真難為情。

托福，飽聽了中君的討厭的事情。

八月廿九日

(月)晴

值日完了馬上當衛兵。日間的衛兵是舒服的，但七時衛兵下班馬上要弄劍術，不是好玩意，完全沒有休息的機會啊！

八月三十日

(火)晴

起牀後有猛練習。

我頭有點痛，沒有出席。

因為三浦跟中君說了，所以成爲真的病人了。可是患者之多，真是駭人，原因在那裏不知道，但是有百分之二十的病人在。因病而睡着雖然好，可是P.公和上田准尉那可疑的眼睛是不高興看的，沒有真正地親身爲部下設想的幹部，真是比什麼再悽涼不過的了。……：

八月卅一日

(水)晴

上午因爲精神很好，起牀體操及練劍術，可是壞了午後痛苦得很。

加之，晚上又當衛兵，想請求調一調，這又不高興，於是硬鼓起勁服務了，身體倦得很，什麼也不想幹，這樣苦的事，還是第一次。伊藤少尉雖然關心着，可是也不能說不行，終於硬幹下去。

九月一日

(木)晴

昨天的硬幹，完全幹壞了，今天想動也不能動。到廁所不知有多少次，發熱，身體痛，像是真正的赤痢。

晚上藤川伍長由深水來聯絡。

本田良二的戰死，岡部的負傷，吃了一驚，靜靜地觀本田的冥福。

午後十一時，北部有槍聲，緊急集合，說是沒有了不起的事發生，只是待機一會，便解散就寢。

熱高至三十八度幾分，很難睡下。

九月二日 (金)晴 今日也同昨天一樣，請了操練假，熱退些，可是身體却疲憊不堪了，到什麼時候才好呢？

像這樣就是病也討厭了。連今天已兩天沒吃什麼東西了，還不斷的有患者，是什麼緣故呢？聽藤川伍長說，深水也很多，是否中了支那軍的細菌戰呢？那樣的事是不會有的吧？明天輪着當日間衛兵，雖然不高興但是警着氣去幹吧，直到雙腳朝天為止。

九月三日 (土)晴 肚子裏的情形還有一點不妥，但支持好似還可以支持得住，忍耐地服務。

日間衛兵是最右派，回來時已夜了，什麼事也沒有了，只有這個最好，能够每天都是日間衛兵才好呢！

九月四日 (日)晴 午前照例是勞刺衛，因為身體不好，今天還是請假，午後是星期日休養。

午後一時據情報說由南京來此的汽車被襲去。四時半上田准尉以下兩個分隊出發了，衛兵馬上作夜的配備，雙哨大家在班內武裝待機。

真了不起一點點情報就這樣準備，如果是在夜裏發生，也許連睡覺也不能够呢？到出事地點的一列人，午後九時半無事歸隊，下了命令，連襪子打紮腿睡覺。啊，可怕，……可怕，……

九月五日

(月)晴

昨夜被殘敗兵所切斷的電話線，電信隊去修理，派伊藤少尉以下

十九名為護衛，到東善橋附近去，午前十時一出事地點，馬上警戒起來，出現了七十名左右的可憐的倭

伙，把他們捉住，電信隊的那些人拳足交加的毆打他們，初上戰場的中隊的士兵們吃了一驚，又是驚又是看着。覺得無聊，誰也不想去打，唔，緊張的只是初時，盡力打好啦！

小駒在南京老不回來，因此爲警戒起見又是前進四杆去警備，午後六時過才回來了，連人心也不知道混賬王八蛋托福給他，累得要死，回來已是午後十時了。

本來是早就可以回來的弄到這樣晚，可恨的東西！

九月六日 (火)晴 很久沒弄劍術了，偶然弄起來，實在疲倦得很，不禁駭然，給中君擊中了要害而跳了起來。

午前十一時，鐵甲車隊的汽車來了，是從衍和橋來的「呵，鐵甲車不每天都來嗎？」(每天能來就好了)，這是兵士的話，……午後無所事事，休養。從早到晚很會磨人，响晚有射擊預行演習，由伊藤少尉指揮下進行。

九月七日 (水)晴 晝間服務爲衛兵，早起肚子裏不好，躺着睡，被「老鴉」看見說了閑話，真是討厭得很，……此外諸事順利，要之無變故地完成了服務。

大隊的副官來了，大既今晚又有什麼吧，果然不出所料，午後九時緊急集合，有的說是看見紅銅星的信號彈升起，因而大大騷動起來，非常戒嚴，警戒一小時，結果情況，并無異常而收場了。

照例有花生米的步哨教育十五分鐘，十時三十分解散；各小隊有一半以上都着綁腿以待變姿勢而就寢。

九月八日 (木)晴 每天的日課——有勸諭奉讀式。午前由九時起；因爲要給副官觀。演勞刺術，照例受罪。副官也用着又感謝又厭煩的面孔看着。午後照例休養。六時射擊預行演習。

九月九日 (金)曇雨 午前七時半，出勤到綠口鎮間修理橋樑。今天特別冷，還跌進溪水裏去，又下起雨來了。因材料不足，工事不能照預定進行，到午後三時好容易完了。中君以下十名，急渡橋到綠口鎮進行治安工作。

綠口鎮是很好的地方，照例中君上去講演三十分鐘，午後七時半歸隊。

到溧水去的一行人，昨夜行軍歸來。

被任命爲本日的值日。

九月十日、(土)晴

午前十時半，電信隊的中村少尉等人由南京來隊，借他們的汽車馬上出動討伐，入院患者及練兵請假的十九人留下，全體出動(午後零時)到陶××鎮。太陽旗在前頭是颯颯蕩蕩的出動的姿勢，但大家都大笑說，像這樣敵人一定都逃光了，果如所料，到那裏一看，什麼東西也沒有，搜索家宅，也找不到什麼，結果拉回土民二十七名，時爲午後六時三十分，行軍的三小隊回來時，是午後八時。

相樂少尉等二十六人，由溧水來隊，晚飯後用工兵隊的車出發，到南京。

據說昨天花了一日修好的橋，今晚三時又有四十名的游擊隊來把他破壞了，這把我們當作笨伯，這橋是我掉進溪裏才修好的，可是一點也沒有作用。

九月十一日

(日)晴

日間担任衛兵，日間的衛兵雖然好，可是無聊，一天的日子好長

啊！

看見人家弄劍術，就想弄一弄，當然，一弄起來又討厭了。

修理那條橋，十二時，上由准尉等出動整備橋樑，午前一時，在那些傢伙似乎是來過了的時間到達該處，但已逃之夭夭了。

九月十二日

(月)晴

午前休養，午後四時全體到綠口鎮收拾，包圍村落，搜索家宅，追逐着有趣的花姑娘跑來跑去跑了二個鐘頭然而可憐，不能夠××。(註)

三浦的榮哥兒槍斃了一個。

因爲是初次，顏色不好看，被大家打訕着。

午後十一時被叫起，去警備以前那條橋樑，午前一時到該地，但是遲了，已經給破壞了懊惱之至。

打算一網打盡，留五人埋伏着，午前三時，機會到來了，正想開槍戰鬥的刹那，可惜三輪車來接回去了，到底打勝還是打敗，還不知道，但總想打他一仗啊！

（註）這裏兩個××號，是原文如此的。

九月十三日（火）晴 午前警備橋樑的特別休養。

午後二時到綠口鎮掃蕩。

使人吃驚的是因為昨天的收拾，住民都着驚逃空了，熱鬧的市街，完全只有空房子了，像這樣還有什麼治安工作等東西呢？把昨天抓到的傢伙打死了三個這些血氣未定的年輕人，也實在沒有辦法，漸漸發出狂暴性了。伊藤少尉也頗帶上殘忍性了。

午後九時，今田中隊全體出動警備橋樑，留下的也武裝待機。

九月十四日（水）晴 午前三時，大家平安回來。

上午休養，午後三時射擊預行演習，午後九時長島位長等二十名，由一小隊來隊，作為輕重隊的警備。

好久不見了才晤面的，所以忘記更深而交談着。

大家都有精神，是愉快的。

九月十五日（木）晴 午前出席那久不弄的劈刺術，夜間服務為衛兵。十二時，似有中

了什麼毒，肚裏突然痛起來了，痛苦到躺着也不能，站着也不好，這麼苦痛，平生還是第一次。

夜裏托人到醫務處取了二回的藥。

九月十六日（金）晴 今天睡了一天。

聽中隊長說，病人又多起來了，因為太過勉強工作的緣故。

分隊長應該對分隊員的健康好好注意才是，不要叫他們太過勉強，話說得太好聽了，像這樣狀態再繼續到幾時呢……

蓬天預備冬營。

九月十七日

(土)曇 雨

今天當夜開衛兵，午後九時三十分，北衛兵突然發出槍聲，

輕機關槍也開始射擊。

東方面是無甚變動，但是馬上把崗兵改為變崗。

莊司曹長臉孔都變色地來巡查，中隊派來了增援隊，終於變成真的敵襲了，東部防衛地區以伊藤少尉等一三分隊守備。

雨真正地下起來了，步哨們還是初次遇到這樣的事情，只要聽見脚步声看見燈光就拍拍辟辟的射擊。

一夜射了四十發，結局什麼也沒有抓到像這樣的步哨是靠不住的啊！
現在對槍彈能够冷靜麼？

九月十八日

(日)雨

午前八時，由守備線退下，全身濕透了，整理武器衣服，休息了

一天。

晚上身體有點作念了，昨夜的勉強忍耐，好像報應來了。

早早就寢。

九月十九日

(月)曇 雨

今天也是不朗爽的天氣。

早上頭痛休息，午後猛烈地發熱，四十度〇二分。

全夜請不睡覺守夜的人，代為上冰袋。

九月廿一日

(火)曇 小雨

頭還是重的，睡着懶得起身，什麼也沒有吃，早晨起一直

睡着。

日間熱稍下降，三十八度左右，夜裏全夜仍還發熱。

九月廿一日

(水)曇 小雨

病到三四天，也就討厭起來了，就是躺着，身體也痛得

復。

熱度依然下降上升着。

九月廿二日

(木)曇

說是大隊長和聯隊長來了，班內清潔整頓，中隊長檢查內務。

因為大人物來了所有病人都送病室，進入沒有軍醫的病室，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往步哨那傢伙慌慌張張地開了槍又有緊急的集合混賬王八蛋！

九月廿三日

(金)晴

已經悶好久了，好容易天晴起來，一下子精神勃勃。

熱也好像一直降退，不再上升了。像這樣是就要出室了。衛生兵的不親切像這樣病也很難好的，今

天緩緩休養一天，明天再出室吧！

九月廿四日

(土)晴

午前好好靜養，午後退室，剛剛休息了一週。

這回是毫無問題的了，自己吃驚着身體的孱弱。

P君說「上了金練就弱了麼」？(註)……

(註)意謂「貴人多病了」

九月廿五日

(日)晴

剛病好沒有動靜。

好久未洗澡，洗一下渾身爽快。體力也頗回復了。

爲着練習腳。到街上散步。

下了班，還是覺得醫務所可憐，到那裏玩，瞎吹了一天牛皮。

得啦！從明天起，認真的幹起來，堅定決心！……

竟想起到慰安所去了，已經不要緊了，還要便幹啊！

九月廿六日

(月)晴

勅諭奉讀式完後，出場練習劈刺術，反之上午的體操却怠工了。

夜間被派值衛兵，好像老早就等着我一樣，立刻提出勤務，緊張地幹啦！午後看劈刺術，就躍躍欲

試，但使動地弄一番，可是身體不是原來的那樣了，還是不行。

午後七時，服務爲夜間衛兵，無異狀。

九月廿七日 (火)晴 勸諭奉讓式後，做複習的劈刺術基本訓練。午前十時施行東防衛地區的工事的補習。對於剛剛病好的人，不免有點過於緊張吧，嚙！嚙！……

九月廿八日 (水)晴 猛練習有劈刺術，午後四時，足立少尉等第一小隊，第三中隊一輕鐵的兵士五十名，由深水來本隊，被委派爲值日，分隊宿舍弄苦了。六時半全體人員在營裏的天井聚餐，由酒保買了酒來喝，這樣的事情，在一生中，是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吧！還有什麼值日不值日，拚命地喝啊！

「老鴉」用奇怪的臉孔看着，三年兵也慢慢的舌頭轉不通來了，真有趣，真有趣，請練兵假的也拚命喝着。

慰安所獻禮，叫了三位姑娘來，騷動滿座，這是轉屬以來，最初的聚餐，高興之至了。每月來還末一團就好鬧，……與金谷軍曹關於酒的事情弄得不圓滿，混賬王八蛋！

九月廿九日 (木)曇 小雨 還殘留着廣夜的醉意，心胸爽快，因爲參加猛練習的人很少，一早就被伊藤少尉拉作對手。

午前九時半，足立隊出發。午後同中隊長去綠口鎮，身體薄弱的五名，跟莊原一起出發到深水去作深水足立小隊的勤務工作。

被派作明天日間衛兵，早睡。

九月三十日 (金)曇 小雨 服務爲東部日間衛兵，無異狀。回來時，聽說中隊的配備有改變，決定我和駒崎准尉分配到綠口鎮，雖然有點危險，可是分駐是有趣的。

二小隊的殘部及指揮班，跟中隊長一起到深水，分隊也分得七零八落，還是命令沒有辦法的。

(譯者註：日記至此中斷)

「完」

七 松木勇一日記

八月廿七日

上午四時起床。中飯裝入飯盒，早飯六時吃完。八時半下船，九時登陸。

下午三時出發，四時五十分到達××鎮。又是山路。因為背着背囊，掉在自己中隊的後面，只好坐汽車趕上去。落伍者很多。有生以來第一次這樣吃苦，呼吸困難，昏頭昏腦地走着，處處都有清水，雖然軍隊裏是禁止喝生水的，但是苦不過只好喝了。來到中國以後，第一次喝到了像東京水道一樣的清水。（東京的自來水清冷可口，而且經過消毒——譯者）。大家都出了一身大汗。今晚天幕露營，在野外用飯盒煮飯。

時時下雨。出發前竟大雨起來。全身透濕，可是天一晴又晒乾了，而不久行起軍來，一身又是汗淋淋的。

砲聲越近越厲。在我們天幕附近，有個中國人死斃，已經腐臭。十一時到十二時二十分担任槍斃的勤務。背上背着背囊，骨已經起了泡了。夜裏因為下雨，躲入住民家屋，在有死靈的「隣室」，心情實在不佳。

八月廿八日

陰時時雨

晨五時五十分向屋子縣出發，下雨，全身像落水雞一般。途中我

又掉在部隊後面。這一帶為山獸的第一百四十九聯隊苦戰之處，砲兵隊也受襲擊。馬的死體多而發臭。離前線只三四里，正劇烈交戰中，第五十七聯隊的兩個中隊，在剛要上船的時候，船內落下砲彈，汽船遭火，受到全滅的打擊。

因為是山上，要一山一山地佔領，真是困難。上午十一時追上部隊。午飯中又下雨，連飯也淋得透。

我們中隊預定在屋子縣近處進入警備位置。

下午二時出發，三時半到達，在民家宿營。（先行消毒，然後進入）。我背上已經起泡，脫了皮鞋

出肉來，隨時背上着着木板，非常之痛。

八月廿九日 晴 上午十時起，同步兵第五百十七聯隊交互担任西門警衛。從城門上可以觀察敵情。我方射出的砲彈，打在山上引起很大的烟，打在岩上崩開很大的洞，都可以用望遠鏡看得清清楚楚。……

晚上沒有蠟燭，實在不方便。城內水很缺乏，井只有三個，離我們有好多路，挑水頗為不便。星子縣城是八月廿日下午七時佔領的，井水經防疫部派人檢查之後才准使用。

我軍現正使用毒氣。

敵人有學生軍，也有女學生參加，（註）主軍是赤化抗日份子和正規軍，是相當有力的部隊。敵人的陣地是天然要塞。我方砲擊則避入岩中，我方停止，又出而射擊。一五七聯隊二個中隊行敵前登陸（星子縣附近），進至半山腰時，遇到敵倍於我的敵人的襲擊，大隊長中隊長統統戰死，受到全滅的打擊。腿快的兵士泗水逃命，泗了五個鐘頭才泗到湖的對岸。一四九聯隊的一部由左側進擊，方把陣地奪取過來。現在攻擊中的敵人力量很強，一星期內連一個山頭都不退出。而且有懂日本話的人。到處書寫愚弄日軍的文句。無論到那裏，都找不到一個中國人民。

前線部隊伙食困難。要在後方山下弄好運到前線山頂上去，但無論怎樣設法都只能吃兩餐而已。雨水就更苦了。

（註）當是指一六零師隨軍學生服勤團，該團會在前線冒險寫了許多日文標語。

八月三十日 晴 砲聲槍聲依然不止。半山要敵人射出的砲火好像火花一般。一到早晨，我方便猛烈地把砲彈送過去，上午九時三十分我方飛機飛來，在緊靠鄱陽湖前面的敵陣地降下炸彈之雨，那響聲真是淒厲。飛機一來及徒步向野戰病院而來。那破衣服，血滲出，委靡帶的姿態，真是叫人看了難過。

飯塚部隊已經從昨日起在磯附槍隊有了約四十名，在第一中隊有了十三名的戰死傷者。我們中隊和

第十一中隊本應從今日下午起向城外移動，但因為沒有房屋，改於明日向別方面移動，現在的吳勝部已充作傷兵病室之用了。（這次戰鬥，準備能够收容約四千名的樣子）。

本定明日向城外移動，但因用水不便，暫時還是在原地整備。

八月卅一日 晴

今日無事休養，在鄱陽湖洗衣服。邊洗邊看我方的襲擊。據前線下來的人說，我們攻擊毫無進展已經是第八天了。在天然山岩之下，做起槍巢，是不會受到我方面擊的。我軍貓在處於敵人的濠溝裏面，這濠溝要成爲血海云云。

因爲吃兩餐，肚子很餓，到西門外挖芋頭，來剝皮吃。敵我砲擊仍然猛烈。

九月一日 晴熱

上午六時半起，準備向第一線附近移動。背護留在屋子，濟其他軍輩出發。太熱了，汗竟流入眼睛裏，風也沒有，真苦。午飯用盒盒去煮，可是沒有水，又太熱，吃不下。下午十二時半，又向前進。在戰鬥司令部附近天暮雲鷺。腳上腫起的泡已被切去，但皮還沒有好。走起路來不方便。糧食吃了三日的，頗苦太重。敵有幾分退去模樣，但尙在交戰中。

九月二日 晴（晚時雨）

不知何時出動前線，所以把一切都準備好了。中壘的三個小隊分做三部分隊備，警戒。我們小隊位置於附近的小山警戒。下午大雨，沒有避難所，只靠一張天幕驟雨。附近死體甚臭，沒有辦法。我方飛機連日轟炸敵陣地。下午六時起，我們分隊擔任下士哨。一到山上支下起大雨來，風也起來了。撐起天幕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九月三日 晴

上午四時，警備交換，山上敵人繼續巧妙地在峻險的山岩之間挖掘陣地，我方砲彈恰好命中那個陣地，敵人把糧食丟掉避開了。

正午離開警戒陣地準備移動。

下午三時三十分，聽說我們的飯塚部隊長戰死了，是由右背部貫透橫腹的。真可憐惜。

戰線有點進展，我們部隊也向前進。但敵人的槍聲和砲彈還在近邊落下。

夜間寂靜可怕。

九月四日 晴 戰線並不怎樣進展，我們總預備隊在待機中。轟炸機的轟炸非常厲害，山的形象都像要變更了。敵人仍不退去。退需要優秀的武器。東孤嶺的半腰還有殘敵，看見我軍由山脚通過便射擊起來。

九月五日 晴 上下下視東孤嶺的陣地（輕機關槍分隊長外若干人）則半山已無敵影。飯後部隊長是被尖山之上的敵人所刺射，由右肩上貫通左腹部，以致即死的。

九月六日 晴 第四百四十九聯隊佔領了東孤嶺。但四百四十九的部隊是苦戰了，一個小隊只剩下六名，不能速成隊伍都是問題。負傷者的收容也非常勞苦。山頂上敵人死體也很多。而且每晚敵人部來夜襲。

入夜，東孤西孤槍聲甚烈。我們的川上大隊長因病入院。

九月七日 晴 本日上午無事。

下午一時五十分，命令下來，第十中隊（我隊）同第一百五十七聯交換，向左第一線前進。夜飯後立即出動，在三角山脚下露營，等待後命。上午零時左右，奉師團司令部命令，明日向前線增加。支隊決定明日總攻擊。

蚊蟲太多。

九月八日 晴 上午七時半，我方砲兵一齊開始攻擊。八時起，陸海空軍向東孤嶺（？）實行轟炸，同時步兵部隊也開始總攻擊。第一百十三聯隊則自隘口街方面協助我們。下午一時從三角山出發，為第一百四十九聯隊之預備隊，到聯隊本部宿營。四時左右我方面出發聲甚烈。

本日新聯隊長原近衛師團司令部屬員之布施大佐就任（坐飛機來的），隨即向前線出發了。

寫家信。眼見迫擊砲隊兵士多名負傷。

九月九日 時晴時陰 每天每天吃芋頭，真是無法可想。

下午十一時，我們小隊離開中隊出發，到達旅團司令部為其預備隊。下午十二時起，在山頭担任警

戒的轟擊。

九月十日 晴

警備中，敵人的子彈從我們頭上嘎嘎地飛過。上午八時左右，迫擊砲彈一個落在田裏。下午四時，因旅團準備移動，發下糧食。我因身體不好，發冷，昨晚竟未能將寫好的信寄出去。

由以前的位置約二千米前進。途中遇松本辰二君那小隊（十一中隊）的戰死者。迫擊砲打死二名，並有負傷者，只剩下六名了。我們雖在田裏露營，但子彈呼呼地飛來，呼呼地在附近落下。

九月十一日 晴

砲兵三名牽馬來前線露營，可是子彈飛來太多，又向後方退去。我們小隊上午十時同第二中午交換，復歸第十中隊，又為第一百四十九聯隊的預備隊了。

我們雖住在民家，可是附近常常落下子彈和砲彈，挑水挖芋都很危險。下午三時半左右，重轟炸機飛來，轟炸鄉下。

下午十一時，同聯隊的砲隊同行，搬運砲彈（曲射砲的）到孤山的山背後去。

九月十二日

晴大風

上午三時到達目的地，一度走錯又走轉來。山上多岩，而且有很大的岩。向無路處前進。一路越過敵人的死體。途中約有千米左右是向敵人完全可以看到的處所前進的。雖然受了二三次射擊，可是都平安通過了。上午四時二十分下山。二時半左右，敵人會來逆襲。我們沒有帶槍，在岩內躲了一會。

天明時，友軍的負傷者和戰死者陸續退來後方。

下午二時四十分。奉戰鬥司令部命令，我們中隊除第二本隊留下外，主力增加到第一百四十九聯隊的第二大隊去。下午四時出發。攜帶晚飯早飯，向裏仰望的山前進。戰友一名害病，我做了對手。五時開始登山（西孤山）。五時二十分到達第一百四十九聯隊的戰鬥司令部。奉命向第二大隊的左翼前進。途中遇出征之際曾經同行的關田，若月（十一中隊）兩君為手榴彈所傷向後方退去。下午四時到達山頂，下午六時佔領山頂，但敵人逆襲異常猛烈，第四百四十九聯隊第二大隊長負傷，由我們小川隊長代理。

附近有友軍的戰死者和重傷者。(天黑了，不能運往後方)。呻吟着等待担架來抬，真是叫人聽着難過。

本日風特別大，從下面吹上來，砂落在輕機關槍上，令射擊發生困難。這山頂約有千二百尺，山頂的氣候同十一月的差不多，半夜，敵人的手榴彈和輕機關槍像放爆竹一般。

九月十三日 晴大風 天亮一看，附近到處都是友軍的戰死者。昨夜的負傷者也呻吟直到天亮。八時才用担架抬去。遇松本辰二君，仍有精神，他說分隊隊員只剩下兩名了。

下午三時向山上高地前進。砲兵攻擊前面山腰和鄉村。飛機也猛烈轟炸。敵人退出山頭，由鄉村的民家向山上射擊。

風仍未息。

九月十四日 晴 早飯仍是醬湯和梅干。

敵人越過田壟，由山脚向我方射擊。

昨夜睡在山窩裏，風雖較少，可是很冷，下腹作痛。而且有一種奇怪的虫，弄得你不能好好睡覺。水滴的水也是兩天以前的，細細地飲着。山上的不方便真是異常，住在祖國的人是想不到的。口裏吃的只有紙煙。洋火也很缺乏，因此誰點一根洋火，便大家圍攏來接着。眼前一望盡是山頭接着山頭，山岳戰的痛苦是從心裏面感覺到。夜間是像冬天一樣的冷，「冬衣」的必要是很迫切了。自來山上以後，無法同家中通信，吃飯的菜只是梅干一個醬湯一口而已。

下午四時二十五分，奉聯隊本部命令，我們所屬的第二大隊(包含百四十九聯隊的小川隊十一中隊)爲聯隊的預備隊，下山去民家宿營。夜無動靜。

九月十五日 晴 上午九時三十分，每小隊十名(每分隊二名)往領糧食，行到軍用路，

受了敵人砲彈的集中射擊。我們小隊的第三分隊員石井延雄君即死，其他兵士二名也戰死了。本來今早是應該我去的，但因有事便由別的戰友前去，幸得免抽了這場災難。

石井君的死體立即火葬了。

下午五時敵人砲彈又集中射擊。在離我們三百米左右的地方落下很多。

小隊今日因病退回後方者八名，我們分隊幸無異狀。

下午六時三十分我們分隊全員參拜石井君的靈位。在戰場上沒有線香可買，只好用香煙來代替。遺骨裝入手套袋裏，放在空罐頭內。

九月十六日 晴

上午十一時半，我們中隊奉命復歸本隊（一〇一），由露營地出發，正行進中，為敵砲兵發見，受到集中的射擊。幸而指揮班和我們第一小隊平安橫斷了軍用路，到達了對面的山脚。第三小隊則以民家為遮蔽，各個前進，但砲彈落下，致戰死一名，瀕死一名，重傷二名，輕傷四名。輕機關槍為破片所傷，非修理不能使用。我們中隊定本夜在這山脚露營（在山裏面）。

突奉命令，我們第一小隊立即前往警衛旅團司令部。下午四時半吃過早飯後，便向旅團司令部所在的位置出發。可是剛剛到達正同戰友談話時，我們分隊忽又奉命前往直接保護砲兵。因接得情報，本日有殘敵約百餘名，想沿山嶺竄入後方，正移動中云云。我們分隊便是去保護沒有步兵的砲兵的。在田裏露營。

九月十七日 晴

正午我們小隊到達聯隊本部，領下三分的糧食。午飯中，砲彈十數發在五十米左右處所的民家落下破片向我們的身邊飛來，我們拿着飯盒避入山背。下午二時二十分，奉聯隊本部命令，出動援助第一中隊。下午六時四十五分到達第一中隊的一個小隊所在的處所（二十一）。

夜飯後進入陣地。說是登山，可是有路的地方便受阻擊而不能通過，只好走沒有路的處所，攀樹根竹枝而上。汗是像流水一般。從山頂上看，敵人的砲彈又在鄉村落下，像是有些犧牲者似的。

本日聽聯隊本部担任通信的戰友說，大淵九郎次君前幾天為敵人的砲彈同戰友三名一起戰死了，心裏真是難過。我將來回國時，同他的太太談起來，不是很悲痛嗎？

下午十一時半左右，第五百五十七聯隊前面的敵人，猛烈夜襲。手榴彈的聲音異常可怖，約經五十分

之久。

九月十八日 日陰 天一亮就陰了。大霧，視野不明。上午九時後，霧才消散。敵人駐在金輪峯一帶山上，出沒於我們分隊前面右邊三四〇米左右的處所。如我方狙擊，他們也就應射。上午十時左右，敵人砲彈走我們山上成流線狀落下。犧牲者似有二三名。

昨夜汗濕而臥，身體作冷，頗感不舒。

下午〇時三十分，我們小隊進入第一大隊指揮之下。第一第四中隊和我們小隊，奉令由第一大隊長指揮向金輪峯攻擊。大隊長由第一中隊的伍長引路，至一小山峯，為敵人砲彈所擊戰死。

上午九時，我們小隊為用飯盒煮飯下山，下午二時回來。夕刻開始登山，為敵人發見，受重機關槍的猛烈射擊，不能前進。本隊和第四小隊的重機關槍分隊今夜在這山上宿營，預定明日舉行攻擊。

九月十九日 陰夜雨 一夜在這山上露營和警戒。我們第一分隊因為欠小隊輕機關槍一挺（第二分隊的已拿去修理），所以出到前面警戒。早起陰。隊伍因待機前進。不知何時，第四中隊，向別山移動去了，只我們小隊留下。在我們住處前面的山上，敵人很多，時時射擊過來。一日中都是待機。入夜，雲遂變成小雨。一張天幕並不能夠怎樣躲雨，一點點稻草更無若何溫暖可言。

九月廿日 晴後雨 天亮時，聽說小隊長老爺昨夜下山到中隊那裏去了，大家一同驚異起來。

今日雖然仍是陰天，可是並未下雨，天幕也乾了，下午一個小隊進入了底下的山屋，放出了警戒兵。第十二中隊在我們小隊的位置露營。

夜又大雨，我們分隊居在小屋內，可是其他三個分隊却住在山上，真是對不起。

九月廿一日 晴 天亮時雨便停了。大隊本部在我們小隊所住的對面山上佔領陣地。遇高橋影山和村山太郎（在東京新橋八百虎開團子店的）兩君。

小隊派每分隊一名到星子縣去拿衣服，我沒有冷天衣服，只好托拿兩件夏天襯衫來。

下午一時左右，早上登山的八百虎村山君腳上爲槍彈貫通退下來了。

下午三時半，到星子縣的回來了。聽說途中遇敵砲彈，死傷新聞記者三名和兵士多名。加農砲和火煙放射器已運來了，阻壯不少。第九第十二中隊向山奧前進，迫近金輪峯腳下，準備明晨用毒氣攻擊。本日轟炸甚烈。

九月廿二日

陰小雨

昨晚奉大隊命令，由隊在現在地點待命前進。上午三時左右起，敵迫擊砲彈在附近落下，破片嗚嗚飛來，戰友田中正夫君的圍袋被破片穿了一個孔。

上午十一時中隊到達我們的位置。爲向攻擊第一線前進，中飯也沒有吃，在急雨的途中做飯時，天又落雨，全身爲雨和汗所濕，很冷。山下天晴，山上却是大霧。

到達目的地金輪峯塔下的山岩露營，塔爲第九中隊占領，敵向處出沒，我們的位置是在幾千尺的高山之上，平地的田地鄉村看起來小得很。

第十二中隊，雖在我們右面攻擊，可是沒有聯絡。第十一中隊，爲旅團的預備隊在平地警戒中。半夜後手榴彈迫擊砲彈發射甚烈，也放了照明彈（敵人的）。

九月廿三日

時晴時陰

昨夜在山岩上面睡，身體很痛。

正午，本部又向小高山上移動。中隊也一起去，敵人在我們的上面和下面。下面的敵人看得很清楚，可以狙擊，但由於塔上有敵人，我們又不能動。第九第十二中隊走塔的旁邊迂迴，開始了攻擊。敵人從高處向我們射擊，所以容易命中。而且我們找不到遮蔽的地方。我們分派到大隊本部去的霧氣兵戰友橫倉延雄子大脚指負了傷。擔擡班的山本軍曹腹部貫通戰死了。同樣紙田君的手腕和胸部也受了重傷。第三小隊也有負傷的。

黃昏，我們小隊向我們中隊所指定的地點前進。各分隊利用山岩取好陣勢，以待攻擊命令。九時左右起，霧大起來，落下小雨，我們又淋得一身透濕。

半夜，投下手榴彈數發，並無異狀。第六中隊住在我們大隊下面，由我們引導前進。下午一時左右

，占領「赤秃山」後有敵人兩名勇敢地下來，走近友軍投擲手榴彈，爲我方發覺，中途射殺了。

第二大隊前面，半夜發生猛烈的夜襲戰。

九月廿四日 晴 今晨發下糧食二日分，菜也是兩天的。醃魚半尾八名分食，怎樣吃法呢。一次就吃完了，又是醬湯。

本日九時奉命，明日攻擊，重砲戰車也參加，舉行總攻擊，警戒部隊以外，統統休息。我們小隊同昨日一樣，繼續利用山岩等待時機。正午過後，飛機轟炸。敵人砲彈走我們眼前向友軍後面落下。昨日退却的敵人控掘陣地向我們開始射擊。從我們的地點，可以把敵人看得很清楚，約四〇〇米到七，八〇〇米的處所，一點一點地。

我們找尋岩穴，弄得它可容兩八爬入，下午三時左右，從金輪塔方面受到射擊。我們小隊的第五分隊員波多野上等兵（第二補充隊）戰死，坪田一等兵肩部重傷，第四補充隊的平山一等兵足部負傷。三時半，迂迴金輪塔僻路（昨晚出發）的第九中隊的一隊，擡升金輪塔，揭揚日章旗。其時藏在塔內的敵人立即開始投擲手榴彈，情勢非常危急。我們野砲猛烈作掩護射擊，展開了塔上塔下都手裏捏着一把汗的場面，到了日沒，究竟確實占領了沒有，始終不明。

住在我們一處的第三機關槍隊的一個小隊，因爲敵人的迫擊砲彈，開始落下，退回我們中隊本部所在的地點。

夕刻去中隊本部所在的後方（約三〇〇米），日沒昏暗後因第二小隊交換因爲黑夜不辨交換和中隊本部的位址，化費了一個鐘頭，還有跌傷的。而且在山岩上睡，不能安心落意，所以身體作痛。

九月廿五日 晴 從前黃飯的地方已經成爲敵迫擊砲的集中之處，負傷者七名，因此便移。到再過一個山頭的山澗裏面去。

波多野君的死體本日送去平地火葬，聽說是「從背後」到胸部的貫通。

夕刻起，我方重砲爲要打倒金輪塔，開始砲擊，因爲砲彈打在岩上有破片飛來的危險，所以爬入岩

穴中去着，實在是不容易打中，日沒後便停止了。

九月廿六日 晴 早飯後去煮飯。正午左右歸來，受迫擊砲和步槍的猛擊。第二小隊的輕機關槍員大塚君足部負傷。

我們中隊今晚下午六時半由現住地出發，向金輪峯和金花嶺之線前進。預定明晨總攻擊，我們中隊在左第一線，第十二中隊在右第一線。

昨晚我看見第十二中隊的士兵三名在金輪塔前面山上同中國兵格鬥。

本日下午一時四十分午飯中，目睹金輪塔爲我方重砲彈所摧毀。

我們中隊患病者前後相接。五十餘名的小隊已經減至二十餘名了。

寫家信，詳細報告大淵君的戰死。

九月廿七日 日記作者本口在金輪峯戰死，作者所屬的大隊遭遇全滅的悲運。日記成爲我國陸軍第一六零師的戰利品之一。

日記冊內未署作者姓名，幸而由作者那封報告大淵君戰死的未發的信，知道作者是松木勇一郎君——譯者。

八 失名日記

九月十七日 瑞光丸最後之夜已經天明了，乘輪以來十日間長久的上航並未感到厭倦。眺望變化的對岸，以很大的興味深視着未見的土地。

大的瀑布在塔的右邊發着光亮。五層的塔在晨曦之中輝耀着。一幅天然的圖畫！願意永久住下去，竟起着這樣的錯覺。

一想到前面二里便有着正在戰爭的部隊，不覺浮起種種的念頭，自己也跳入戰爭裏面來了。

昨晚在甲板上寫下了遺誓。自己在這次會戰中是最後了也未可知。這覺悟便是遺誓。把這說完了時

，自己感覺着非常的輕快。牽掛從心裏像霧一般地消散了。爲什麼這樣泰然呢，實是有點不可思議。

七時左右起，起重機開始活動。八時左右，接八的船也開始來了。一時情形噪雜起來。機器的響聲，蒸氣的聲音，齒車的雜音等等。

自己因爲是人員組，便坐最先來的駁船登陸。彈藥小隊因馬鞍和車輛還沒有來，只好等着，早去也是沒有辦法，便一齊去到宿舍去。是有斜坡的路。街上也有斜坡。

在江北地區不知宿營過多少不堪的破房子，可是像這樣的地方却還是沒有進去過。從城牆的破壞處，可以用樓梯爬下到鄱陽湖去。士兵是十天都沒有洗澡了，一到宿舍，便脫掉衣服很高興地去玩水。自己也是如此。

闊大的湖，真是壯觀。線條之粗大實在可驚。東孤嶺西孤嶺相並地立着。晚飯後，同澤崎，齒石，阿部，在夕陽西沉時候的湖邊雜談着故鄉的一切。步哨來催促說是要把樓梯拿去的時候，已經周圍都黑暗了。晚上像豬仔一樣地睡在苦木之上。砲聲從很遠的山背嗚地響過來。

九月十八日 從豬仔一樣的臨時寢所醒來，天是很暗。弄飯柴火的聲音在睡眠不足的腦子裏隱隱地可以聽到。

飯前出去作了道路的偵察。出發前把背囊寄放了。到西門整隊，稍稍休息了一下。

汗和塵土的進軍連續着。使我想起「麥和軍隊」一書中所描寫的那種情景。臉，鼻毛，以至蓬亂的鬍鬚，都好像塗了白粉一般。用毛巾去揩便變成了紅色模樣。口裏弄進了土，嚼嚼有聲。汽車是不容氣地嗚嗚飛馳，塵灰大得差不多看不見前面。

大道兩邊都是糧秣。輜重汽車不知其數。部隊張着天幕或是用大的平坦的篾席，製造着臨時自己的住處。真是漲溢着像是戰爭一般的氛圍氣。從前線汽車把負傷者裝運下來。病馬也同人一樣用汽車裝運下來。汽車是不停地下來。真是忙碌的道路。

在叫做陳家的那地方明瞭地知道了飯塚部隊長戰死的處所。默禱了一下。

去爛泥塘都是坡道。工兵正在努力修築道路。到爛泥塘時，敵人的砲彈在附近落下。有一隻馬在前面二百米負傷，砲彈的破片在馬頭上穿了兩個孔，給它用紗布塞住了。彈藥小隊馱馬在卸下物品的隱蔽下面向山路前進。敵人的砲彈時時落在道路上爆炸着。心裏想，莫要落到我們這方面來麼。

第一線的部隊所在可以看見了在歸宗寺鄉村用飯盒煮飯。自己在小河裏洗了身體。是用可以生飲的水洗的，所以現在想起來覺得有點對不起。

到達第一線已經快七點鐘了。在山松林的傾斜處的一個平坦的地方弄了一個營位。頂上用松枝糾結着，只要能避夜露就行了。有些懶鬼，好像什麼也沒有弄便渾身臥下了。終於像兵戰俘的樣子了。

大隊本部在山澗中住紮着。十二、九中隊放出了警戒步哨。夕陽中聽得到他們在隱處着。

東孤嶺西孤嶺現着紫色的時候，就睡下了。子彈在頭上嘎嘎地掠過。有時迫擊砲有如回憶起來一般地向大路方面飛去。我們所住的地方好像是在彈道道內。不知何時深深地熟眠着了。

九月十九日

四時左右，敵人的砲彈有四五發在附近落下，便醒過來了。很冷，有點發抖，真是沒有辦法。半睡不睡地等到天亮。做了一個看見教子法子的好夢。好像是隔了很久回到故鄉一般。

爲了攻擊金輪峯，從宿營的地方下山，爬上後面的山去。士兵都喘着氣。自己因爲曾經練習過登山，所以引起一種登山的情緒。爬山對於自己是一個不小的愉快。與其在平地汗和塵土之中走路，爬山真不知要好多少倍。向沒有戰爭的地方爬上去是很安全的。就在看得見的頂上正打着輕機關槍。

在昨天被砲擊的路上，砲彈正在時常炸裂。砲兵排列正在應戰着。前後左右一有白煙升起，便嚶地響響過來。我們在半山好像看着實演的電影一樣。寫這日記的時候，一聽見嘎嘎之聲，前面鄉村便響起響來。炸裂的聲音打在山上發出可怕的回響。

祈禱着明日攻擊的安全。

九月二十日

昨日被砲擊的地方，今早還是砲擊着。我軍也猛烈還擊。深感到自己幸好沒有去做砲兵。所謂決死的覺悟大概是真的吧。

今日天氣也不好。可是鄧陽湖方面天氣却像是良好似的……十二時左右前進，相當的疲道。在到山脊去的途中，好像是走在鐸爾小屋之上一樣的地方，起着居在日本的感覺，大家都喘着氣地爬上去。

正在山澗中作露營準備，忽又奉命爬上第一小隊所居的高地去。仍在小竹叢之中露營。因為頂上是第一大隊和機關槍隊駐紮着，所以只把槍放好，沒有再放槍前進。

追擊砲時時落下。天又下雨。非常感到寂寞，頭上水滴答滴答地落下來，可是仍不在乎地睡覺了。

九月廿一日 八時左右把天幕摺好，出到第九中隊所住的一棟獨屋的前面高地去。可是第九中隊今早遭到猛烈的攻擊向後退却了，我們因為是掩護居在那棟獨屋的第九。以為沒有出去的必要，正在待機中，却奉到命令叫回到高地去。在高地佔領了陣地。

砲兵每次猛烈砲擊金輪峯牛山的時候，砲聲響震廬山的全山，使人不禁想到萬雷齊落時的狀況。偵察機二機在第四十九聯隊的方向投彈轟炸着。那種猛烈就非砲兵所能相比了。當它們飛到金輪峯的時候，拍了兩張照片。最近天氣不很願意，所以入不大高興。

下午，子彈時常從捷克式槍的方向飛來。吉田伍長的鐵兜中了一彈，真是命大。二時左右出去做飯的那些人，六時左右上來了，感謝。

夜上邊嗅着死尸的臭氣過着。

九月廿二日 沒有吃早飯便向鉢卷山前進了。是分開竹林走過去的。以前山脊的射擊停止了，向昨天第九中隊去過的灣地前進。山本部和第一大隊都來到了。第六中隊何以不向前進呢，可恥。

由於砲擊，小松林的山都變成紅禿頭了。

中飯後，部隊向金輪峯前進。那時大霧把全山包住，前面十米便看不見。在岩下作露營的準備。霧又晴了。鄧陽湖方面完全可以看見。相當之高，就在塔的正底下呢。所有的書嚮都反嚮到我們背後的

山岩來，聽起來異常淒厲可怖。

對於戰爭已經無所謂了。不過今早迫擊砲的彈道在自己住處的上面或近或遠地落下，起了壽命短縮的念頭。下一次落在什麼地方呢？那種心情真是說不出來。

前面五十米落下的土吧啦吧啦地打在天幕上面。

夜八時左右正要睡去，忽奉大隊命令，叫第二小隊同十中隊協力。好容易弄好的地方只好快快捨去。與隊都埋怨着無理的命令。大家把天幕繫在頭上渾身睡下。岩石的寒冷滲澈全身，可是不知何時竟跳了。

九月廿三日

苦難安睡的夜晚亮了。好久都沒有看見的晨曦光輝地由東升起。東孤嶺雲霧霏霏，實在美麗之至。所謂南晝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中國的風景使其如此的。今日才知道飄浮在峻險的岩山之上的雲光霞彩，那一切都是南晝。

回到中隊奉到出發命令，向該高地前進。昨天山脊的敵人可以易敵得到。用機關槍猛射，那左往右往的樣子好像電影裏面一般。中國兵紛紛爬上前面的高地去。拚命挖掘着戰壕。隘口街大概快了吧，十兵都緊張着。

今日也受着痛苦射擊。大家都緊靠峭山岩壁面。前面五十米的道路就受到了狙擊，有六名負傷。因為一動便被射擊，所以第一小隊的彈藥，補充兵在一個窄狹的地方竟躲了六個鐘頭。全部都在那裏。明天的生命有誰能夠知道。朋友樣的小島軍曹右手負傷，我很難過。我們所在的地方也有二三養落下來。當着便當着了。一切惟有聽之命運而已。

夜在斷崖之上挖一橫洞，同吉田伍長抵足而眠。一動就會滾到山澗底下去。完全是山大王的生活，因為那裏是不怕迫擊砲和小子彈的處所。……

今晚敵人不大射擊。黑暗中用手摸索，把天幕張好睡下。

九月廿四日

從鯉魚一樣狹長的床舖轉不得身的露營裏醒來。這樣的生活已經繼續了一個晚

拜了。山岳戰的艱苦是深深地感覺到。

昨夜下雨，腳和頭淋得透濕。天亮前為隊長所喚起，黑暗中把射擊的準備弄好。大隊本部因為敵彈來得太厲害，便逃到了昨日進去過的山岩小屋裏面。迫擊砲同平常一樣地在附近落下。因為這個高地被佔領了，所以第五第六中隊便進入了下面的山。明日砲兵要把前面的高地猛攻，我們今天便在這裏休養。

下午三時左右，起了奪取塔的萬歲的呼聲。可是正把日章旗插上去的時候，由於敵人的手榴彈又向後退了。那勇敢的三位勇士不知究竟怎麼了。我們這裏由於從塔上捷克式槍來的猛射，一名戰死，二名負傷。真是厲害的傢伙。手榴彈從塔的岩丟過，子彈從高的饅頭山射過來，那裏是休養要地方！

飛機轟炸着前面高地的後方。傍晚時底下五中隊的附近差不多落下了五十發迫擊砲彈。

九月廿五日 一直睡到天亮，早晨的太陽很強烈。

飛機轟炸着前面的高地。準備着出動，可是總攻擊好像還沒有。仍是一天到晚居在洞裏面。砲兵却活躍着。今日一日因為侵入砲兵陣地，所以仍不攻擊。

昨夜下去做飯的今井小池山田，都給迫擊砲打傷，難過。對於每次下去做飯的炊事兵，我表示着滿腔的謝意。他們實在是很努力呵。

九 江川雄次日記

九月八日 晴後陰雨 (漢口攻路戰)

下午三時半，由唐家崗(南通)出發。

由天生港上船。

船中之熱鬧是無法忍受。

九月九日 雨 在船中度過。

九月十日 晴 今日天氣良好。

今日發餉（八元八角）。

九月十一日 在南京停船。

用望遠鏡遠望，南京城牆隱隱約約地可以看到。

傍晚聯隊長同大家見面，聽說是布施大佐。……

九月十二日 晴天亮醒來，到甲板上，則船已在開行。南京是漸漸地看不見了。

九月十三日 晴 蕪湖 船仍照常進行着。

機關槍隊在船上唱着愛國進行曲。

從明日，不准到甲板上。

從明日，更熱得難受了吧。

從此以後，好像會遭受到敵人襲擊的樣子。

今日爲了慰問，把留聲機唱起來了。聽着流行歌浪花節（日本曲），無端感到寂寞起來。好久以來

都不會這樣暢適過了。

九月十四日 晴 終於快要到達目的地了。戰鬥也不在遠了吧。又要有很多的犧牲者了。

在這次戰鬥中非有相當的覺悟不可。

前幾天大隊長從訓示說：此後的戰鬥都是山岳戰，非充分注意不可。養成體力和練習行軍——這就

成問題了！！

單是山，就已經够受了。

敵人都是中央軍，聽說很厲害。

我們到那裏去呢，大家自己都不曉得。

九月十五日 晴 時時聽到砲聲。真的快到湖邊了。今天船要到達了吧。

九月十六日 晴 到達鄱陽湖入口處。

預定明日星子登陸。

聽說聯隊長又負傷了。好像敵人還是在附近一帶呢。

(譯者註：飯塚大佐繼任聯隊長，係由南京坐飛機前往陣地就職)。

九月十七日 晴星子 上午八時開始登陸。十二中隊最後登陸。我因為清掃室內，登陸最

遲。

是在湖岸登陸，前面許多大山聳立着。一想到要越過那些山，心裏就討厭起來了。

預定明日出發。

會到十一中隊的青山君。聽說十一中隊也有一些死傷者。總之山岳戰是很艱苦的事。

九月十八日 陰雨 上午五時起床。煮了兩餐的飯，八時出發。

在山脚下吃了午飯，前面山上的瀑布可以望見。

接到清子的來信。

包裹太重，起了泡了。

小路大路上面都浴着敵人的砲火。因為避免危險，便緣山進軍。自己的砲聲，敵人的砲聲，交互轟響，震激青空。在我們中隊頭上，砲彈作着可厭的聲音飛掠過去。

傍晚到達××山的脚下夜飯。

今日原定到達第一線的，可是途中走向松樹山的時候，子彈紛紛射來，沒有辦法，只好在此一宿。砲聲如沸，一夜都是如此。雨又在下，非常寒冷。

九月十九日 陰雨 昨晚一夜都睡不着。天亮時，子彈射得特別厲害。立刻吃完早飯，爬

上山去。可是山路太陡，腳簡直不能動，真是討厭的很。

途中伏倒地上看砲兵砲戰，砲彈落在自己砲兵的陣地上，不覺爲之毛骨悚然。

在山澗中休息。雨是不停地落。如果不早點想辦法的話!!……只好睡在那裏。挖一個洞做鋪位。登陸已經三日了，幸而仍告無事。

敵人的砲聲不絕地可以聽到。

九月二十日 陰雨 X X 山攻擊。

峻陡的山嶺，到頂上去腳底是走不動。呼吸也艱難起來。……十二中隊的岩崎手上受傷。四中隊的士兵也有受了傷的。

旁晚時，又向 X X 山前進。雨在下着。真有語言所難形容者。一晚在淋雨中過去。

九月廿一日 雨 敵人的砲兵陣地發見了。為向它攻擊而前進。同前面的山對峙着。

雨不歇地落着。砲聲時常聽到。身體寒冷，肚中飢餓。

午飯時，發見了敵人所在的山，一齊向它射擊。在槍聲嗚嗚之中爬上了金帽山。在 X X 之中走的時候，敵人的子彈紛紛射來。一時甚為危險。

爬到頂上。今日一日在此休養。一天疲倦，不覺睡去。可是還做着明日戰鬥的夢。那時是下午四時半。

旁晚，敵人的砲彈落下數發，心裏不免有點發毛。

九月廿二日 陰 所謂嘆長氣大概是借此而言吧。走走走，腿都走硬走痛了。甚至心臟也

走痛了。

為了攻擊金輪峯，爬上鄰近的高峯。爬到十分之八的時候，因為有敵人在上，便只好暫時停止着。因為下了雨，熱便減退了。四點鐘打過還沒有命令下來。

從前方，從底下，從旁面，三方面都射擊過來，可是我們却不能射擊過來。今天是真正覺悟了。

十二中隊也有十五六名死傷了的。下山的時候已經漆黑，腳下看不清楚，邊跌交邊走回原先中隊的位置去。到達的時候已經上午四點鐘了。

因為有霧，便一直爬上去，所以弄得精糕。

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覺悟過。

六日都平安無事，惟有感謝神明而已。

九月廿三日

晴

到大隊的位置集合。因為金輪峯的塔佔領了。聽說九中隊已經爬上了十

分之八。仍然是嘔嘔。

小腹痛，步行困難。頭也痛起來。真是討厭！！

食糧缺乏，水也沒有準備，真是不便。飯盒煮飯苦於生樹枝不能點火。又起了泡。

今天是立秋了吧。

昨晚爲了援助九中隊爬到了塔的底下。敵人好像還有好多在那裏。嘔嘔……槍聲手榴彈聲。

夜寒冷異常，沒有辦法。雨又在下着。

九月廿四日

晴

可厭的夜也天明了。

早飯：只有下山做飯去，因為沒有乾柴可燒。

死傷帶一個一個由山上捨下。無端心情惡劣起來！！什麼時候會怎樣，大家都自己不能預料。

今天實在想睡，可是奉到命令又要爬山。在半山的岩洞裏面藏躲着。今天像是要在這裏休養了。

今天天氣很好，甚熱。

傍晚起，敵人的迫擊砲集中射擊。聽說底下的炊事場落下了數彈，有多名死傷。

九月廿五日

晴

上午十時起，有命令叫集中射擊。可是雖有飛機和重砲，敵人仍舊不退。

，真是頑強之至。

傍晚時，到了金輪峯的十分之八所在，是去掩護九中隊。有重砲的射擊，真是厲害。

擔任步哨，半夜裏只有兩個人站在那裏。（擔任射擊那從塔上下來的敵人）。

九月廿六日

晴

別無命令，待機中。

空中轟炸，砲彈的轟炸之聲，真是厲害的很。下望則戰車隊在前進着。真是如讀活的報紙。四時左右，敵人反攻。手榴彈有如雨下。心裏想這回完了，可是結果只死了二名，傷了數名。

十 橫倉勤一日記

六月一日 小隊担任了作爲鹽城警備隊的任務。地址是××小學校，這是施行抗日教育的學校。此外是實施軍事教練和中國童子軍教育的青年學校亦復不少。保安隊，巡警派出所，黨部，宣傳抗日的公團，以及如抗日都市所有的在道路周圍和大路兩側大書寫的抗日標語：東京大政變，日本的敵人是中國而是日本軍閥，諸君丟掉本國到中國來做什麼，在本國有可愛的妻子等着，快快停止戰爭國恥，等等。

在鹽城縣政府的原址設立了治安維持委員會。市面是一日一日向着復興的路上走。可是比起東台市和××街來，還是望塵而不可及。住民是嚴禁由各城門出入。各城門口都有下士哨，警戒至爲嚴重。東北門口還擺着砲車，待機出動。

今日爲敵人的××紀念日，聽說敵人想奪回各縣，我軍所佔領的區域，在××方面集合，以今夜爲期來鹽城夜襲。在這狀況之下，各小隊都不敢脫衣安睡。

夏天衣服寄來了。穿着夏天衣服來中國，穿着冬天衣服打仗，大概能够穿着夏天衣服回去吧，一般人都這樣地預料着。一到六月，便會奉到在阜甯集合，向××歸還的命令呢。據師團參謀××中佐說：出征以來已經十個月了。大概快要輪到百〇一凱旋了吧。真是項頸都望長了呢。

六月七日 小雨陰 同祖國入梅一般，時時刻刻下雨。家裏大概是蠶都上蔭的時期了吧。每年都是端節左右吐絲，大概已經上蔭了吧。可是這樣的天氣，誰也要揚起眉頭來呢。今年因爲人手不足，更要做得少些了吧。入梅也快要到了吧。

昨天在東門城外東南方面約二千米的地點有了二三十發槍聲，因此便對吉武隊下了出動的命令。橋

本伍長率兵數名前在觀察敵狀，於上午十一時出動，但並無何種變化，所以又退回來了。好像五遊城方面有些什麼事故發生的樣子。

可以外出，因為設立了慰安所。

大隊那裏已經有信寄來吧。和歌子大概生了小寶寶了吧。——但願母子都告平安。從戰地向神祈禱着。

入梅。同祖國完全一樣，每天每天天下着雨，真是悶人的天氣，祖國一到六月十日前後也是入梅，令人厭煩，而且麥的收割也是困難。此外還是蠶要上蔭的時候了。

x
x
x
x
x

上午九時衛兵交換，在東門同青百伍長換班，雨中勤務。今天雲薄了一點。雨也好像要住的樣子。上午十一時左右，雨幾乎完全停止，晴也看得見一點點了。

上午十一時說是大隊長要駕臨，啊，真是不得了！聽說本部打了電話去問，可是不通，不知何時會到。衛兵所因為下雨不能洒掃。清潔整頓全等於零。雨停止了。

正在說現在裏脚也要打過，服裝也要整齊，衛兵所內外也要開始大洒掃一下了吧的時候，隊長少爺就來了。真是大禍臨頭。而且那時我連佩劍都解下了。上等兵來說整隊。那時隊長已經來到面前。我正在打着裏脚。那樣站着也是不行。真是窩極。

隊長說：『司令幹什麼的?!』

大野上等兵行了一個敬禮。

『衛兵所像個什麼樣子！完全是個垃圾堆！成何體統！內外清潔都等於零！整隊的時候這樣慌張！兵隊只有兩名，兵隊幹什麼去了？』

『報告隊長，出去巡查去了。』

雖然這樣對付過去了，可是那時的心情要怎樣說才好呢。

『司令官什麼姓名？』

時才那雙腿伸直，『報告隊長，是陸隊步兵伍長橫倉勳一郎。』

隊長說『不行』，便出去了。

出征以來，衛兵司令已經勤務也許多次了，可是這樣監介的場面却還是第一次碰到。以後大家談起來都大笑了。所說『出去巡查去了』的兵士有兩名是吃飯去了。可是這也是犯規的。還有兩名不知道是到那裏去了。此外在前面大路的聯絡兵，好像也是因為落雨到老遠的民家去了似的，所以隊長來了竟不知道。

不久，汽車四部便從阜甯方面開了來。聽到這聲音才出去迎接。好像仍然受了嚴厲批評的樣子。這樣下場的勤務是第一次碰到。真是不成話說。

隊長因為聯隊長和軍旗從阜甯退到東台，所以出到大路上來迎接。由於突然的命令，預定聯隊本部開到東台，二大隊開到如皋，三大隊開到鹽城阜甯間，担任整備。佐藤枝隊本部也預定日內退到上海去。四九（一四九聯隊）開到阜甯，五七（一五七聯隊）則奉命在上海集合。

六月九日 晴 昨晚起忽晴起來了。好久都沒有看見的青天！但願四海無波，早日完成東亞和平，全國民都從心裏歡迎我們川上部隊凱旋的日子快點到來。

心裏想，如果敵人早日屈服，向日本軍投降，那是多麼好呢。可是照現在陸軍和政府的計劃，如果中國全土不入我手，戰爭預料是決不會中止的。戰爭究竟要繼續到那一天才會停止呵。

昨晚蚊之大軍又來襲擊在衛兵所噓噓地叫。

因為羅姑娘來，衛兵所爾熱得很。

閒了好久了，晚上接到許多來信。

六月十日 晴 小包兩個，是父親和相馬先生寄來的。裏面有父親和母親的相片。相馬

先生用小包寄來的很健康的險孔也得拜見了。光仔和黃白的健康險孔照得很清楚。幸仔是個哭相。清仔也照得很好；大了很多了，同姊姊一個樣子，文子和歌子，因為光線不好，照得不清楚。大概是三月間的照相吧。

母親很擔心；上陸以來，二十八天不能寫信去，家裏記單當然是不免的。

和歌子來信說，據產婆診斷，五月中旬或下旬但決不到六月就要生產，人是很健康。我很安心。現在大概已經生了一個很可愛的小寶寶吧。男的還是女的呢？好好的給我撫養，我請求你！

六月十一日 雨 守衛。又是入梅天氣。

東南風，很熱，只穿一件襯衣，也儘是流汗不止。

三大隊也在鹽城附近集中，衷心等待着不久的××。（原文如此）

昨日領米十日分。……每天只是吃中國米，士兵實在受不了。

昨晚登城，向東方拜告，祈禱我家的繁榮和一家的健康，最後祈禱我妻的安全，不要太為我不安心了。

東風。從東方有什麼好的消息帶來吧。

六月十二日 陰後晴 城外時時聽到槍聲。那時便派預備隊到城界探，視察敵情。可是在

落雨的日子，槍聲響的時候，便報告說並無異狀。

六月十三日 晴 這次總像不久便要凱旋了吧。據說漢口已經打下了。

我們佐藤枝隊的任務已經終了，只是等待一路開往上海的命令而已。鹽城東台如皋附近也用不着警備的兵隊。這個兵隊原只是爲了防止中國軍隊的牽制攻略徐州而把這些地方佔領的。總而言之，七月早可實現。真是謝天謝地。

六月十四日 衛兵上班上班，勤務是多起來了。大概是由於凱旋的緣故吧，大隊長非常之怕敵人，要大家嚴軍警戒，兵士也非常緊張。

二、一小隊和本部巡查，三小隊勤務。二、一小隊是預備小隊，萬一有專的場合，那一天都可出動般地，取着準備待戰的姿態。其實在這樣堅固的城牆之內，是用不着那樣麻煩的吧。

今日守衛西門。中午在西門前約二百米的地點，對岡門鎮方面。嚴重警戒。聽說敵在岡門鎮的西方集中，而土匪便衣隊則在岡門鎮活動。軍差以及川上部隊的使用人等去買軍用品時，便說是日軍偵探，捉去殺掉。而且治安維持會的使用人等，也相當爲土匪所苦。

夜全部在城內警備。有槍砲聲。

六月廿三日

雨

據報昨日岡門鎮的人，已經前進，在四千米地點的鄉村集合。大隊長。同荻野少佐大人密議的結果，主張先發制人，加以集中射擊。從西門城上連續射擊出十發野砲。雨中砲聲隆隆落在三千米的地點。可是敵人並不返射。這樣看起來，密探的報告也等於零。大家都安心了。

六月廿四日

陰

今日奉命，二小隊去岡門鎮作示威行軍。三小隊也於上午九時整隊，作爲預備隊，隨後前進，途中看狀況如何再定行止。

細雨濛濛中，行出西門，約二里即沿小河前進。路爛如泥田，步行異常困難。

住民什麼都不知道，仍然照常工作。

二小隊在市民放爆竹歡迎慶平安進入，二小時休息和受招待之後，又受多數市民歡送而歸來。

三小隊也於下午二時平安歸來。

六月廿五日

晴

好久沒有的快晴，梅雨期已經過去了。

新井上等兵回來了。最大的消息是十二年兵已有回國的命令。終於是真的了。漸漸地部分交換，老兵都會回國了。

由於凱旋的消息，弄得非常熱鬧起來。

中隊長因虛發熱，今日入院，中隊長由吉武少尉代理。

十二年兵滿期的二十八日出發的命令已經來了。我們也準備二十九日出發。旅團司令部也要從早南

撤退，向南京方面出發，四九在天生港集合，百一〇任東台通州間的警備任務。三十日行軍出發，預定三日到達東台。

六月廿七日 晴 船的准備也已就緒，那一天都可出發。可是第十一中隊因爲途中的橋樑都被敵人破壞了，正在開去修六道橋樑，現在是第十一中隊去溝瀾港，第十中隊去上岡鎮，擔任警備中。可是第十一中隊的一個分隊，爲了連絡，正北進中，在上岡鎮受到五十名敵人的襲擊，一名戰死，二名重傷，二名輕傷，真是難過。

大隊預定來月一日撤退鹽城，向東台方面出發。
十二年滿期兵準備回國，真是大可慶賀。

六月廿八日 晴 因爲第十一中隊不在，東門也歸我們守衛。

昨晚敵因知我軍撤退，各地兵力薄弱，像有飛機來襲我們警備地的樣子，東西北三門外槍砲聲很盛，今日奉本部命令，嚴加警戒。撤退衛兵所，大家都在城門上堅守。

六月三十日 晴 以爲之雨，可是晴了。天氣燥熱起來。

旅團已從阜甯撤退回來。聽說撤退的時候命放火，是邊砲擊邊回來的。可是敵人逆襲過來，我們一退阜甯街上便佈滿了敵人，四九也來了。酷熱炎天之下行軍來的。隊長大人原在阜甯養病，也在嘍嘍彈雨之中坐汽車回城來了。

傍晚四時行李和軍用品都捆結上去，這次真的像是明天要出發了。

敵人已來到城外等待着。

七月一日 晴 早晨便熱起來了。

下午城外像是有敵人來了似的，就在緊靠近猛烈射擊。子彈一一陣陣地在頭頂上跳躍。一定我們走了以後，敵人便進城來，大大地宣傳日本軍的退去吧。

鹽城也要成爲敵人的根據地了。

七月二日 晴 昨日下午三時，裝完東西上船以後，便出發了。那時敵人向西門白天攻擊過來，嘖嘖之聲不絕。西門上是第十中隊射擊着。敵人又向船上射擊過來。後見敵人並不很多。大隊長乃命令各中隊坐船向東台前進。重機關槍向敵人猛射，砲兵亦向敵人集中的鄉村為遠距離的射擊，才使我們的行軍容易起來。

途中無風，拉繩前進。

七月三日 晴 快晴，坐船行軍甚樂。

中隊邊警戒兩方鄉村邊前進着。

早上五點鐘便起床令士兵拉繩。他們是正在田地裏拚命工作着的時候被我們捉來拉繩，拉到這樣遠的地方來的。完全同在路上拾到的貓狗一般的糞飯做事儘量使喚他們，不用的時候便叫他們滾回去。早上不吃飯拉繩，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經龍倉，宿白駒鎮。

九月五日 晴後陰 從東台出發，一路向海安鎮前進。東台以北是因徐州作戰而佔領的，同皇軍無何等關係，所以便放棄了。東台以南至天生港之間，是領塚警備隊警備着。東台第一大隊，如皋第二大隊，海安鎮第三大隊。

這次的補充隊，分隊有六名加入，全員共有十四名了。

七月六日 雨 船小了一點，實在沒有辦法。所以今天找了一隻大一點的船。

上午一時入海安，二時入宿舍休息，是一間學校。

家信來了。父親說五月十一日上午五時和歌子平安地分娩了一個男孩。恭喜恭喜。其後母子都非常康健。真可慶祝。

七月七日 雨 今日早晨起便落雨了。傍晚更落得非常厲害。天氣很熱。

四九（一四九聯隊）和旅團司令部雨中行軍，淋濕了便爬上船來。真是辛苦。是到天生港去集合。

川原君給我把信帶來了。利仔和歌子都很康健，我安心了。和歌子也有信來。確是十一日上午五時安座。天下還有比這更可恭喜的事嗎？

七月八日 陰雨 陰，可是烏雲漸漸起來，又落雨了。好像要把空中的低壓都落掉了。據地落。

海安市民充塞，有許多家大店舖。

昨晚曲塘鎮方面有了槍聲。便衣隊來到了約一二里的地點。近日將派小隊去掃蕩。

土匪好像很多。

小河裏的水增加了，流掉船的分隊頗多。

七月八日了，真是想快點回去。初秋蠶也快吐絲了，家裏大概很忙吧。

七月九日 晴 晨起很熱。

每小隊派一分隊出動掃蕩。小隊自己也率八名出發。我也去了。向西約行一里，住民正在工作，看見我們便紛紛逃走，真是可憎。

曲塘鎮是有相當的便衣隊住着。

下午平安歸隊。

新來的兵很年輕，都是昭和七八年入伍的兵。

七月十日 晴 據報敵在××集合，要來向我攻擊。前面鄉村便來了相當的土匪和便衣隊。時時有槍聲。

警備也奉命為至嚴重的警戒。下士哨是日夜不睡不息地警戒着。中隊出到橋上放出第一第二第三的

下士哨。

海安鎮住民一日一日地感覺不安，避難民一日一日地增多起來。店門關閉，街上也沒有什麼人走路了。

七月十一日

晴

這地方沒有一家被燒燬的店舖，真是太平安穩的市鎮。可是川上部隊來了以後，却每天都有槍聲。因為我們砲少，人也不多，敵人該是已經移到攻擊來了。

夜，真是好月亮的月夜。利仔呵，你已經出世兩個月了。快點給我乖乖地長大罷。爸爸很健康，正有勁地幹着呢。利仔和媽媽兩個人不要讓暑氣中到呵。火些好等爸爸歸來呵。

七月十二日

晴

上午五時整隊。中隊長率一小隊向海安西方出發討伐便衣隊。中隊是六時半起床，點閱之後，向宣城（東京）禮拜，並禱祝父母的健全，我家的繁榮，和仔的健康。

七時，西方槍聲甚烈。中隊長正和敵人交戰中吧。

中隊小隊奉命向陣地出動。早晨的海安市立刻緊張，敵彈在頭上噹噹噹地炸裂着。在陣地等待着敵來。可是敵人很遠，仍是盲目射擊。

上午十一時，中隊長以下三十名，無一名負傷平安歸來。

鄉村偵察中，住民報告說有很多便衣隊。那時正在休息中，因立即散開。可是敵人已從小河前方猛射前進過來了。中隊長率輕機關槍向數百名敵人猛射並後退。幸無一名負傷，真是可賀，向瀟水的田此光身跳進去，好容易逃出一條命，歸來時一身都是泥漿。真辛苦了。敵人說日本軍退去，拚命向海安進攻，槍聲越來越近。下午一時方平靜，四時才退去。

七月十三日

晴

敵人前進。海安鎮的頭上，噹——噹噹，噹噹地，噹噹地，盛行炸裂。心裏想又來了。立即武裝奔赴陣地，襖衣一件完全汗濕透了。

不是玩笑的事。首先應該自重。是要緊的身體。非自己保重不可。家裏和利仔母子在等待着呢。

向住民射擊。

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便衣隊和土匪而已。不過住民是不能饒恕的。禁止下士階的出入，為極嚴重的警戒。住民房屋被燒，心裏雖是抱歉，不過沒有辦法。家沒有了，在田裏火聲哭泣着。真可憐。

七月十四日

晴

上午一時又是敵人槍聲。四時槍聲更緊密了。中隊電令三小隊出動。上

殊爲鬧熱。

七月十九日

晴

以螢火之光前進。月光不到十一點鐘是不會上來的，田坂裏高蚌爭鳴，

途中敵人如見是小部隊必定來襲，所以禁打電筒，連吃烟都不准許。完全是偷襲的樣子。襖衣一件，佩劍，槍，蜿蜒如長蛇似地前進。大小行李，附砲四門。

睡眠朦朧地前進。途中經安保是上午四時。大仗一時間。二中隊的下士暗。着了一下，五時半出發。經不安至雨打。

白天很熱，有中署的。走着走着，人都要倒下去似的。

七月二十日

晴

昨日下午三時到達雨打鎮。二中隊一小隊在這裏，二三日前受敵人攻擊，苦戰之後撤退了，但苦戰之後又佔領了。因此同東台的聯絡被截斷。我們的任務是很重大呵。

途中平安無事，東台的三層塔已經看得見下。這是我們來過四次的佔領地，可回憶之事甚多。下午六時平安到進。

東台也時時被敵人進入城內苦戰。一大隊的軍隊是同暑氣作戰邊担任着警備。

今日休息一日。

城裏虎疫盛行，吃東西要注意。

九月廿一日

晴暑

下午五時起床。

大隊奉軍部命令出發討伐東台東北方的殘敵。六番三十分整隊。酷暑炎天之下，穿着軍服全副武裝向××出發。赤羽步兵砲隊也參加了。我們川上部隊所向之處並無敵人。敵人也怕部隊前進而向北方退去了。

東台北方守備堅固，警戒兵也頗雄厚，國五郎大佐爲什麼要怕呢。

敵人似有相當的兵力來攻。途中邊同暑熱作戰邊看不見敵人地前進。走壩的沒有路的路上前進。十二時到達目的地宿營。敵人嘸——嘸——嘸地射擊，但以後便退去了。

七月廿二日 晴著 上午五時起床。在田野之中充結了露管之夢。蚊頗少。早晨的寒氣使腹略略作癢。

今日把尖兵中隊的先頭作爲路上斥候而前進。第二分隊並無異狀。

昨天也是在瓜地上微發西瓜颯瓜吃。只是流汗。

今日是第一綫。任務重大，可是好像沒有敵人的樣子。在鄉村路上徘徊着。據密探報告，在東台北方十五地點了溪嶺約有五百名敵人，是便衣隊。

經東台飛機場向東台出發。突擊西瓜地，首先到達。上午十一時回宿營地。

七月廿三日 晴著 無論怎樣說，東台總是一個大城。

聽說敵人在相當近的地方駐紮着，到底是第一綫，頗爲緊張。東台街的周圍守備很堅固。一大隊在遺書中是辛苦了。

今日從十時起，做中隊的部隊衛兵。待機出動。

點閱後奉到命令，明日接替第一大隊警備。一大隊出發去掃蕩北方的殘敵，我們同砲兵共同担任東台的守衛。

七月廿四日 晴 上午一時，做夢也沒有想到，命令變更，大隊又奉命準備坐船向海安出發。軍隊的命令真是容易變更的東西呵。

今日大隊由昏暗的運河續續南下。東台晒，再見罷。這熟悉的東台，大概是沒有機會再來了。

大船，可容十四名。今日並不大熱，船主是辛苦了。經安保，雨打，不安，下午五時安抵海安。

以爲有信來，可是並沒有。唉！真是想早日回家啦。和歌子和利仔都很康健很快樂吧。爸爸是不久就可回家了呢。

七月廿六日 兩行軍 命令變更。昨日十一時出發的命令取消。今日上午八時，大隊出發

爲如皋警備隊。全員行軍的東台的聯隊本部和一大隊，也預定於明日八時以前到達海安。預定一大隊組

任天生浩，二大隊担任了溪嶺的警備；迄今爲止，大家都說東台多親日家，又說川上部隊爲東台所信任，可是軍部却終於決定把如皋以北我們曾經流血流汗佔領，犧牲許多戰友的地方送給敵人去了。想起來很悔恨，可是在軍部的強迫命令之下又有何法。

八時出發延遲，暑熱之中，十二時出發。流汗如膏，離開海安，由大路行軍。只着襯衣一件。同到砲兵，於下午八時到如皋。

途中遇到時雨。大路簡直同泥田一樣。不過今天無論如何非到如皋不可。下面是汗，上面是雨，一身完全濕透。

八時已經昏暗了。如皋的塔已經可以望見。可是沒有什麼人來歡迎川上部隊。

七月廿八日 時晴時雨 如皋城已經成爲第一線了。

十二中隊在東門，九中隊如北門，機關槍隊在南門西門死守。砲兵一個小隊有砲二門，砲是擺在北門觀望着敵人。

我們三小隊出到東長外，在電燈公司東方約一千米的地點担任一日換一次班的下士哨勤務。傍晚四時，北門方面有槍聲。九中隊方面是已經來了敵人了。

夜二分隊正勤務中，忽然小隊長以下全員出動，在大雨之中進入陣地。

七月廿九日 雨時雨 正衛兵勤務中，三小隊忽然奉到命令說，現在砲兵正從北門砲擊着敵人，可開往約二千米的村去放火燒屋，並施行射擊。晨八時出發，走高梁地裏沒有道路的地方向目的據點前進。

在一千米的地點，火烟已經冒起來了。唔，已經快到了。在住民的家裏放起火來。女人小孩子哭泣着。真是抱歉之至，可是有何辦法。好吧，幹罷。火烟烘烘地猛烈燃燒起來。

嗚——嗚，嗚嗚——嗚嗚的槍聲響起來了。倏敵人見到火烟而射擊過來的樣子。小隊長下令後退，跑過約二千米的高梁地，回到電燈公司的宿舍。時間正是正午。

八月一日 晴

登陸以來，再過幾天便是一年了。自來中國，總相信並不須這樣長久地戰爭下去，只以為五個月左右便同別的部隊交換，在去年我們就可以凱旋的。那裏想到到現在這樣天熱來了還是不能回去，不過這次到了下月九月，總可以有希望了吧。

今日八月一日，好久沒有這樣快晴過。從早晨起，便熱得很，汗流不止。小隊的槍前哨勤務。

家裏已經秋蠶吐絲。母親和歌子在這炎暑之中，正在揮汗同××子等拚命工作着吧，真是辛苦得很。

八月二日 晴

衛兵勤務中，上午三時，敵人從北門外附近，以及有方二大隊方面，西門方面，猛烈射擊。在這電燈公司的緊後面也射擊着。今夜是真正要來了。

霧很濃。天亮五時後，槍聲嗚嗚，漸漸地遠去了。敵人退却時是吹着像是豆腐店所用那樣的喇叭似地，吡——噓——吡——噓。

我那日夕在念的她和歌子今天總會有信來了。暑中惟有所禱着大家平安無事。

八月三日 晴

昨天清早的敵人的襲擊，好像是對在如皋的我們包圍起來，有着相當大的部隊的樣子。吹着那早晨的喇叭號令退去，可是又是槍聲，差不多就在如皋的周圍呢。

今日離開小哨，任下士哨勤務。十一中隊在下士哨勤務時，睡夢中為敵所襲，幾乎全滅，重輕傷者十一名。非互相十二分嚴重警戒不可。一晚不睡算什麼呢？無論怎樣都非留着一個健全的身體回去不可。

自重自愛靜待凱旋。

八月四日 晴

昨晚周圍真是平靜，一下槍聲也不會聽到。還是托福，小河的水也靜靜地流着，是一片平和樣的如皋郊外。中國民衆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決不想燒燬房子，徵發東西，弄壞農作物。對於房子被燒燬的民衆，我們是要流淚一樣的難受。可是沒有辦法，我們是依照軍部的命令還機做的。

續者附記 這一本日記是從六月一日起至九月十六日止的。可是出乎日記主人的意外，八月六日他們又奉到了參加進攻武漢的命令。這對於日記主人當然是一個復大的痛苦，可是他又有什麼方法反抗呢？八月七日的日記有一段這樣說：

一到九月便剛剛一年了。正以為可以凱旋，那知又奉到參加進攻武漢的命令，真是無話可說。

這樣，日記主人便於八月十四日離開了如皋，十九日到達了南通。在南通演習了戴防毒面具，（因為「我們今後同以前不同，非對毒氣方面注意不可」）。參觀了德國人開的大規模的染織工廠，（女工有數千人），也盡情娛樂了一下，（中園澡堂，日華親善料理店，慰安所有五個之多）。才於九月八日離開南通向湖口出發。然而九月二十七日他却終於做了廬山金輪峯下的惡鬼，木體再同他日夕思念的嬌妻和歌子和愛子利存見面，這是如何可傷的一件事呵。古人所謂「可憐無定河邊骨，還是深閨夢裏人」，真可為此公借味。不過他如果死而有知，他不應恨我們英勇的抗戰官兵，兩應向那些窮兵黷武的日本軍閥索命。後面還有幾封他的愛妻和歌子的家信情詞悽惻，哀婉動人。現在也一併譯出，以見日本軍閥是如何的毒害他們自己的同胞，並不止是我們中國民族受難而已也。

十一 灘谷日升日記

華北派遣軍，磯谷部隊、隔榮部隊、安永隊、山本隊、第二小隊、塚田隊、第五分隊

九月八日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由松江向神戶出發。

九日 下午一時三十分到目的地，下午五時至灘高深田町，在小泉良助宅過宿兩夜。

十一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集合於中隊部事務所前空地。由神戶碼頭登輪，下午五時開

船，經過內海。

十二日 下午七時許經過下關，即與瀨戶河本最後告別。

十三十四兩日 海上波浪頗高四面不見一島。下午九時許見上空警備飛機數架，島嶼顯

輪出渡於四周。

十四日 海上頗平。

十五日 海上無風浪，上午集合中隊全員，「手角力」，第三噴兵得勝，下午由隊部分發酒肴，全員痛飲盡歡，明天係海上生活第六天，可抵大活地方。

十六日 上午九時許降雨，十時三十分許開入大活川，每人分發子彈二百粒，下午七時五分在大活造船所登岸，登岸始知該處不是造船所，實為宋哲元之兵工廠。規模非常宏大，四面牆壁中彈頗多。瘡痕滿面，情狀淒慘，可謂日海軍發揮其威力已到極點，非常痛快。

道路非常惡劣，夜間在中國民房住宿。

十七日 上午七時向大活西方三五里處出發，道路非常惡劣。輜重特務兵確涉盡人間之苦，下午一二時力盡不能行軍者為數頗多。

一天不能行軍五里，最多只行二里半，夜間各兵大體在馬路上過宿，時常追憶家鄉。夜半空氣相當寒冷。

十八日 天氣炎熱。不知今天向何處前進，水源非常缺乏，始覺水之恩惠，中國小孩在廚房外張望，要討殘飯止飢。

道路非常峻險，強行四里方達目的地，岡本君未達目的地前已力疲，倒於路旁。

十九日 午后四時半出發，途中偶見桃，蘋果，葡萄園，摘以止渴。

二十日 上午六時向天津出發，正午到天津市內，下午一時半許至天津女中，解下軍裝。

休息。

廿五日 上午五時半集隊，六時半向鐵道線方面出發。

廿六日 上午六時向獨流鎮站出發，七時到達。

十聯隊在此展開激戰，戰死四十名，負傷一百二十名。

廿八日 在大砲隊掩護下上午八時四十分至玉家院村，下午一時許飛機數架在玉口鎮上空投彈，輕機關槍隊集中待命，步槍隊在中間地方步哨。

中國民衆手舉日本旗歡迎。

廿九日 玉家院上午四時動身，七時半達獨流鎮，八時三十分五中隊先遣隊再前進，十一時中途遇見水源，相爭而飲，突然受射擊，則迎擊一場，負傷三名，下午二時半又受射擊，折回戰壕取軍裝兩包，乘黑夜而歸，中途射擊熾烈，寸步難進，伏於地上待機，此爲出征以來之初次戰鬥。

三十日 陰天 佔領鎮玉莊後就地休息，上司發令，明朝與飛機及野砲隊共同攻取玉

口鎮。

卅一日 半夜一時半，下令前進，上午六時半到玉口鎮，敵方抵抗頑固，展開衝軍，野砲彈射中城門之塔，與敵陣僅隔五十公尺，敵方射擊愈烈，小隊長負傷，敵方射擊愈演愈烈，不得已後退二百公尺，再由右側進攻，由上午七時起開始進攻，至下午一時許方佔領，分隊搜在民房，槍斃男童（約十七八歲）一人。

九月一日 玉口鎮住民逃避一空，其寂寞情形所未見，上午結隊出外搜糧食物，下午下令戒嚴。

二日 下午四時聯隊下令：明早七時集合向南直前進。

三日 五中隊到離玉口鎮南方二里之小村，敵彈紛紛飛來，第七中隊在後面休息，敵方之迫擊砲落於第七中隊中央。

四日 天雨 半夜二時下令進攻西子牙鎮，上午六時到西子牙鎮北方村落，迫近相隔敵陣四百公尺，突然子彈飛來，我方負傷多人，戰死二名，大隊亦受傷，約歷八小時激戰後方得佔領該地，實爲出征以後最大之戰鬥，敵兵反攻頗熾，向我隊夜襲，第七中隊受傷三十名，岡本君亦重傷，因此地點非常重要，所以山本大隊留以看守。

五日 敵方反攻愈烈，全隊兵士不分晝夜，致力防禦。

六日 守防西子牙鎮，親友由木、足立均安泰。

七日 食物告罄，出外搜羅鷄鴨數十隻，屠殺充飢。

敵兵屍體如山。不論中國老百姓，見人必殺。

夜間戒嚴。

八日 奉命前往東子牙鎮相幫工兵架設橋樑，因為敵兵撤退時決潰堤壩，不能前進。

九日 任攻守西子牙鎮之責，午飯後寫信與內人。

十日 午夜三時半向東子牙鎮出發，第十中隊在前方應戰，敵方之野砲愈開愈烈，第

十中隊負傷二十七名。

夜間向西小沿莊出發，道路惡劣，遲遲難進，約歷兩小時方到該處，敵彈紛紛飛來。

十一日 奉命前進一千五百公尺，中途又遇河浜，脫衣而游。

十二日 奉命進佔豆新省，午后又向馬頭前進，中途無見一敵，突然從附近村落子彈飛

來，前進五百公尺後公路又被敵方破壞，不得通行，等候三小時後稍修完竣，聞中島已戰歿。

十三日 第三小隊第一五分隊奉命留在原址與四十聯隊連絡。

十四日 半夜在屋頂觀看砲兵射擊。

十五日 半夜二時半向北越展開總攻，大砲隊集中發砲數百發，敵彈如雨，非常惡戰，

十時許佔領該地，槍斃敵兵不可勝數，十一時開始進攻南階坎，第七中隊從右側，第六中隊由左側，第五中隊由中央包圍，敵兵無路可遁，頑固應戰到底，我方死傷二十七名，唯第五中隊毫無受傷，下午展開第二次衝軍，當晚展開巷戰。

十六日 佔領南階坎。

十七日 奉命全員整理步槍。

十八日 半夜二時四十分向馬廠前進，中途又遇河浜，在水中行軍約一小時以上。

十九日 上午十時由馬廠向清縣出發。

二十日 補充兵數人到隊。

廿一日 四時起床，向興濟鎮出發，第五分隊前往興濟車站，守護鐵路，我與其他數人任師團長之衛隊，滄州一帶空襲非常熾烈。

廿二日 寫家信，上午至車站搬運防毒面具。

廿三日 半夜敵兵襲來，全員緊張應戰，無死傷。

廿四日 下午六時向滄州出發。

廿五日 小雨 上午七時許往東花園掃除殘敵，中途遇見友軍屍體十五具，中國軍屍

體數百具，據稱：昨夜交戰，第六中隊七十四名，第八中隊二十四名，第五中隊十七名戰死，現在火葬中，下午一時四十分向東方排官民車站出發。

廿六日 天津出發以來，初次入浴，非常爽快，舍姊寄來家信，述家中情形甚詳。

廿七日 六時出發，當夜在玉希莊過宿。

廿八日 與浜崎，岸本兩君前往磚河莊，佈置營房。

廿九日 天陰，與輜重隊同時出發，當夜在河邊過宿，非常寒冷。

三十日 天降雨雹 非常寒冷，由四處搜羅柴薪，以取暖。

十月一日 行軍兩小時後到泊頭，前面敵彈如雨，下午奉命掃蕩敗兵，中途遇見梨園，各士兵胃彈爭往試食，四面皆是中國兵屍體。

二日 中隊六時出發，第二分隊掩護輜重隊前進。

三日 五時出發，在桑園稍事休息後，再向德州挺進。

四日 聞第一線部隊在前方激戰，野砲向六百公尺之敵陣猛施砲擊，非常壯觀，當夜

又任師團本部之衛隊。

五日

五時向北賓村落出發，夜間槍聲大起，全體緊張戒備。

六日

五時起床，向德州車站出發，德州城牆被轟炸破壞殆盡，中隊部在德州車站發
隊待發，下午二時向黃河滙車站出發，四時到達，我分隊開往岳高舖與最前線哨兵隊交替，下午到達，

七日

隊長下令，在此休養至十二日止，再行前進。

八日

家中寄來信件三封，連同護身符亦寄來。

九日

舍兄來信一件，下午寫回信，夜間聚集玩撲克牌。

十日

雨 今天為野戰軍旗祭日，全員領到老酒、麥酒等痛飲。

十一日

傘隊分發冬季服裝，非常忙碌，夜間玩撲克牌，至十一時許就寢。

十二日

準備出發。

十三日

四時起床，隊長下令，進攻朱家莊之敵陣，第五中隊為先鋒，到八里莊，途中
不見敵兵之蹤跡，突然在五里屯方面一羣鳥槍惶飛過，可見附近有敵兵潛伏，經數小時之激烈之戰鬥，

我方戰死三名，負傷數名，下午八時侵入五里屯。

十四日

半夜三時結隊前往朱家莊，收拾屍體，敵兵向任莊退却，隨後追擊，逃避無蹤

，下午四時到平原。

十五日

在防守平原期內，無大變化，只羈足等候家信。

十六日

家信到。

十七日

被派北門立崗。

十八日

往醫療處慰問負傷之松下、中野、都田等，夜間遇敵兵之夜襲，全員巡邏至車

站。

十九日

半夜之時有敵兵之夜襲，與小隊長等巡邏至車站附近一帶。

二十日 輜重隊之士兵一名不知去向，派一小隊前往附近村落搜查無着。

廿一日 奉令進攻陵縣之敵陣，第七、第五兩中隊之先兵隊在附近與六、七百名之敵兵相戰，下午三時半佔領該地，戰死二名，負傷十三名。

廿二日 第八中隊在中途，殺俘虜一人，下午電悉，陵縣已佔領，半夜有敵兵之夜襲，立即步哨完妥。

廿三日 天亮向平原出發，下午四時到達，夜間第五中隊奉命，防守考種鑛鐵路。

廿四日 六時起床，九時與駐屯平原之總隊部告別後向考種鑛出發，下午一時到達。

廿五日 駐守考種鑛。

廿六日 駐守考種鑛。

廿七日 駐守考種鑛期內新來補充兵三十六名，友人信件及前線慰問品已到。

廿八日 防守考種鑛期內並無變化，每日向民衆徵發雞鴨充作酒肴。

十一月四日 侍從武官前來考種鑛參觀。

五日 接到稻田君來信，述鄉中情甚詳，家嚴無恙，寫回信寄往。

六日 往第三小隊訪友。

七日 準備出發。

八日 上午九時與浜崎君及高野排長前往平原總隊佈設營房，下午三時第五中隊抵

此。

九日 在平原休養，每朝舉行早操。

十日 夜間往第八中隊掘木君處訪問。

十一日 在平原城門口與小隊長合撮紀念照片。

十二日 天亮向萬城進攻，行至張莊我小隊被派為師團長之衛隊，當夜在蔣河濟過宿，

中途戰鬥激烈，輜重隊之翻譯官戰歿。

十三日 下午三時抵禹城，在敵兵前面渡過河浜，第一大隊第六中隊向安仁街敵陣攻擊，非常激戰，通宵砲聲不熄，我方死傷不少，我小隊仍為師團長之衛兵。

十四日 上午八時向安仁街出發，開松下好三郎已戰歿，與花原君二人祝其冥福後而別，全軍集於韓家莊，下午向床家莊之敵陣進攻，劇戰異常，是夜住宿於韓家莊。

十五日 天亮展開激戰，敵死傷數百人，俘虜六人，戰獲品頗多，下午檢查床家莊附近之敵兵屍體，內有二人假死，立即予以槍決，下午四時由晏城南門進城，在車站附近一宿，第七、第八中隊向濟河攻擊。

十六日 保衛師團長至濟河上午十時到達，途中槍聲四起，砲隊向城門開砲一百三十發，在城牆上可見黃河。

十七日 天亮奉命出發，第五中隊折回晏城駐防，第一小隊防守車站，第二、第三小隊晏城西面之赤家莊村落。

十八日 騎馬遊玩，天降雪。

十九日 寫信給稱賀一枝。

二十日 天亮往禹城佈置營房。

廿一日 在禹城休息，當地物價頗昂，無軍用汽車來往，無法寄信。

廿二日 寫信給舍兄，是晚往第四分隊沐浴。

廿三日 信件仍不能投遞。

廿四日 下午排長告示來往信件之注意事項。

廿五日 上午接到來信，下午四時第一、第二、第五分隊被派前往車站立崗，慰問品、酒、糖果等亦領到。

廿六日 下午四時調回中隊。

廿七日 下午四時奉命出發，七時由西門向東海道前進，莫明其妙，然後據云：此為濟南總進攻之準備，該夜通宵行軍。

廿八日 因昨夜通宵行軍，身體頗覺疲倦，在玉呂村稍事休息，進晚餐，下午七時奉命出發，又繼續行軍，經過夏口鎮，該鎮破壞殆盡。

廿九日 上午七時抵陽家莊附近之村落，上午抵陽家莊，捉雞十隻，充當酒肴。

三十日 在陽家莊休養，等候渡過黃河之命令。

十二月一日 下午下令，第五中隊排列第一線，渡河期日已迫，激戰難免，各兵希望作最後之効國戰鬥。

二日 下午訓練渡河工作。

三日 下午小船中彈而沉。

四日 敵陣建築非常堅固，苦力千餘名從事建設，敵方裝置重砲一百二十四門，我方亦有大砲一大隊與之相峙。

五日 等候隊發命令，敵方陣地佈設日趨堅固。

六日 下午調往旅團總部充當衛隊，據聞參謀回國。

七日 第八中隊上午來接替旅團總部衛隊，折回原隊時，接到二哥及內人來信兩封，據云：濟南總攻擊或者中止，據情報南京將攻陷。

八日 下午隊長命令，明朝向高唐前進，各兵忙碌網包行李。

九日 六時出發，夜宿濟集村。

十日 上午七時五十分出發，下午七時許抵韓家莊。

十一日 韓家莊七時四十分出發，下午四時到○○村落，總隊部向高唐出發，第二大隊

向南鎮出發，征發鷄鴨十五隻，糖若干，不見住民人影。

十二日 八時向南鎮出發，經過賈屯村，在此一宿，夜間被派立崗，又聞槍聲。

十三日 上午七時五十分賈屯出發，下午三時抵南鎮，在此防守至翌月十五日，立即佈

置營房以便住宿。

十四日 時常發現鎗聲，第二小隊守備南門。

十五日 第一、第二小隊被派查勘道路，第八中隊懸戰不支，下午四時被派前往救援，

第八中隊戰死一人。

十六日 第七、第八中隊調往掃蕩村中殘敵，第七中隊因橋樑被毀折回，大隊長親自指

揮攻擊第八中隊宿舍南面之敵兵，下午二時開始戰鬥，約歷二小時佔領該地，第五中隊無損傷，惟第六

中隊士兵一名，頭部受傷。

十七日 半夜立崗，無發現鎗聲。

十八日 上午七時第四分隊前來接替崗位，我分隊折回宿舍，各兵領到酒肴，痛飲盡歡

，命令，明天開始討伐鎮平附近之殘敵，二十分鐘後此命令取消，改向其他方面前進。

十九日 半夜一時向高唐前進，第五中隊不能參加濟南總攻，當屬遺憾，上午七時到達

目的地，其他中隊向陽家莊出發，是晚被遣西門立崗，中國行人一向崗位敬禮，其情狀實為可憫。

廿日 西門崗位交替後折回宿舍，下午出遊市內，香煙求之不得。

廿一日 營房業主差遣小工二、三人送來物品甚多，頒發臂章給小工，以便出入，第四

、第三分隊被差前往禹城取備件，約需二、三天。

廿二日 下午三時第三小隊自禹城運來慰問品，該品係三井公司所贈。

廿三日 下午隊中派員前往郵局取信。

廿四日 自上午九時起西門之崗位由第二分隊担任，出入之中國人一一向崗位敬禮，治

安維持會幹部來稱：「無證明書之小工絕對不得搬出物品。」該幹部係日本帝大出身，日語流利，濟南總攻或已開始，因在此可聞大砲之聲音，當晚被派立崗，半夜非常寒冷。

廿五日 早晨八時又被派立崗，重轟炸機三架向濟南方面飛去，九時第六分隊前來接替崗位，我回宿舍，見重轟炸機三架自濟南方面飛回，中國民衆見狀頗爲狼狽，今天係大正天皇祭日，各發老酒一大瓶，夜餐痛飲盡歡，高原附近一帶之治安非常良好，僅黃河方面時常可聞砲聲。轟炸機時時刻刻盤旋於上空，據情報：廿五日第一線部隊已渡過黃河，犧牲者人數不明，濟河方面佈一師，該路附近佈二師，陽家莊方面佈四師，現正在展開激戰，因駐守南鎮之第二大隊離開他往後中國軍隊即衝入，以致維持會人員被殺殆盡，實屬可憐，九時往禹城郵局取信之分隊已還，帶回包裹及信件等頗多。

廿六日 國防婦女會及親戚各來一信，申述祖國及家中情形頗詳。

廿七日 早晨收拾房間及整理兵器，下午三時許隊長訓話。

廿八日 下午三時訓練臨時召集各就其應守之場所，夜飯時治安維持會送來酒肴甚夥。

廿九日 據情報悉：濟南業於十二月二十六日佔領，現市內大火未熄，先鋒隊從事市內

掃蕩，我方死傷人數正在調查中。

卅日 野犬偷吃牛肉，打殺三隻。

卅一日 今天爲昭和十二年最終之一日，出征以來交戰數次，我隊各將兵均安好，謝天

謝地。

民國二十七年元月元日。

起床後即入浴，全體向東方致最敬禮，祝祖國及家族平安。

二日 大飲特飲，大吃特吃，度過一天。

三日 下令，明朝四時出發，各兵分發糧食甚忙，維持會副會長張周一來隊云：日兵

離開後維持會人員難免又受中國兵隊之慘殺，又隨店主人云：如日兵離開此地，我即率領全家十四人隨

軍逃避天津。

一月四日 上午七時出發，維持會人員含淚歡送我軍，鹽店主人引率全家及店員等計二十人跟隨我隊出發。

五日 正午到禹城車站，轟炸機數架盤旋於上空，第三小隊被派守衛鐵道，在南哨扶地方受傷之分隊長已傷愈回隊。

六日 上午九時乘火車約歷四十分鐘到晏城東北面之赤家莊。

七日 第一、第三、第六分隊派往桑梓店車站防守，晏城車站內，子彈，火藥，軍糧堆積如山，小船亦有數十艘，據云：此係第四兵站。

八日 寫信寄住家中，前第四分隊之出羽君因在濟南方面受傷，現折回晏城治療，下午發令，明朝七時出發。

九日 上午十一時上火車，在黃河前一站下車，途中各車站兵器，軍糧堆積如山，借用榻車十九輛，以便搬運行李，夜宿於黃河堤壩之右側村落，北海道第七師團亦駐在此處。

十日 由兵站搬來糧食甚多，據情報悉：二千餘名之中國敗兵衝入高唐城，破壞友軍之重轟機數架。

十一日 寫信給家族及親戚，下午入浴，夜間被派立崗，黃河已結冰。

十二日 因爲工頭措油小工之工資，雙方發生衝突。

十三日 下午手榴彈爆炸，傷馬一頭，其他士兵無受傷，幸甚，黃河鐵橋已毀，現工兵隊及滿洲鐵道公司從事修建。

十四日 夜間被派立崗。

十五日 終日無事，談笑度日。

十六日 上午九時塚田小隊長及中隊長來隊，寫信給台灣之賢市君，夜充步哨，與交通

班士兵談及大原方面之戰况，天降雪。

十七日 地上積雪頗厚，第六分隊之金田君赴濟南。

十八日 與第四分隊之足立，藤原、岩田、中倉、及第五分隊之森、林原、坂口君等同往濟南，濟南原是山東省之都會，現被中國兵破壞殆盡，日本領事館亦被毀，日軍佔領後市面日見復興，各路口有日軍立崗，市內設有東本願寺，安置戰歿士兵之遺骨，鐵橋附近施行戒嚴，因華北最高指揮官寺內壽一將抵此視察。

十九日 特務兵三名乘汽車往禹城，因不諳路程，誤往高唐方面，中途遇見中國敗兵，被鎗決，僅中國人司機放回，現派隊四出搜查屍體，我隊被留為看守。

廿日 與同隊四人同往濟南遊玩。

廿一日 再往濟南遊玩。

廿二日 再往濟南遊玩。

廿三日 夜間被派立崗。

廿四日 寫信給內人。

廿五日 特務兵屍體索查隊出發以來已歷數天，未還，是晚立崗。

廿六日 因受炭毒，全員皆覺頭痛。

廿七日 上午往鐵橋附近，搬運糧食時遇見第五師團第四二聯隊之兵士，該聯隊駐防於

保登，此次因公抵此去。

下午據云：以戰敗為理由，韓復榘被蔣介石鎗斃。

廿八日 特務兵屍體索查隊已還，並無結果。

鎗殺中國敗兵甚衆。

廿九日 往濟南遊市。

卅日 往中隊指揮班領糧食。據云：糧食現由野戰兵站分配，即率領小工數往該站。

卅一日 往軍隊妓院遊玩，與中野村，浜田兩君相遇。

二月一日 北漢口出發，各分隊分批往濟南，宿於濟南兵站，明天隨往前線。

二日 七時集合火車站，九時上車，下午一時到大汶口車站，中飯後被派前往太平鎮
 補設營房，營房發現中國兵之刺刀十餘支。

三日 上午又奉命前往管村佈置營房。

四日 上午七時管村出發，正午到曲阜，參觀大成殿，建築宏大，高約五〇尺，闊約

一百餘尺。

五日 七時五十分曲阜出發，下午二時半到鄒縣。

六日 駐守鄒縣，上午值崗。

七日 駐守鄒縣。

八日 駐守鄒縣，上午值崗。

九日 駐守鄒縣。

十日 舍姊來信，明天為國慶日，全員準備慶祝。

十一日 今天係國慶日。

十二日 整理步鎗。

十三日 旅團長由曲阜來鄉，中途遇殘匪襲擊，旅團長受重傷，保衛隊十八名中，戰歿

六名，負傷十餘名。翻譯官及隨軍記者亦斃，第七中隊出動救援，亦死傷二人；第六中隊亦在理店應戰，
 因敵軍，再派第八中隊前往救援，激戰通宵。

十四日 昨夜通宵戒嚴，夜半我中隊折還兵營，並無死傷，我即被派步哨，半夜二時許

又奉令出動，第七中隊正在異側激戰。

十五日 天亮率令退却，敵方開砲甚熾，十二時集合於大隊部前，待發，隊長發令，拚命攻陷栗店，以與第六中隊取得連絡。

十六日 下午十二時向栗店進攻，隊長諭：途中雖遇敵兵，不可開鎗，全隊抱定死心，向栗店前進，四時許衝入栗店，而不見敵兵，全員轉赴車站，天亮見敵兵數百名向北退却，即開鎗應戰，敵方猛射機關鎗，我隊不持，退回栗店，隊長命令：明天進攻栗店面之敵陣，第七、第六中隊輪流駐守栗店。

十七日 大隊十二時出動，第七中隊上午出動，上午十一時石田小隊長戰死，足立君重傷，下午四時開發大砲，第五中隊繞道佔領鄉村，第七中隊死傷慘重，第五中隊渡邊君頭部受創，夜間第十二中隊前來救援，明天早晨準備總攻。

十八日 天亮開始總攻，敵方死傷數百人，不持而退，下午八時還鄒縣，經雨。

我方戰死四名，受傷十七名。

十九日 分發糧食。

廿日 駐守鄒縣。

廿一日 上午值崗。

廿二日 分發薪俸，接到家信。

廿三日 寫回信，分發慰問品。

廿四日 上午八時奉令護送車輛至栗店，下午還鄒縣。

廿五日 駐守鄒縣。

廿六日 分配糧食。

廿七日 寫信繪家族。

廿八日 終日無事。

三月一日 天降雨，稍冷。

二日 上午九時起立崗。

三日 天雨 寫信，入浴。

四日 整理鎗枝。

五日 第一中隊，第四中隊前往凍店駐守。

六日 信件及慰問品寄到，各兵分發製茶衣頭。

七日 分發慰問品。

八日 寫信給內人。

九日 補幫第三中隊分發糧食。

十日 今天係最有意義的陸軍紀念日，下午全體開遊藝會。

十一日 整理兵器，下午試驗新式手榴彈，其威力頗堪驚人。

十二日 準備出發。

十三日 整理行李，全隊各兵贖出苦干，以勞中國小工。

十四日 上午四時全體集隊於孟子廟待發，預備進攻藤縣，先向界家車站進攻，兩大隊爲主力，敵方即迫擊砲甚猛，第三小隊三名受傷，又向香城進攻，敵方迫擊砲加強，我方野砲隊及戰車隊亦出動應戰，香城已入手中，再向界家進攻，下午入激戰階段，粟店方面又開來一大隊救援，中途援救父、子六人，對我表示謝意，下午六時攻入城內，殺殘匪六人，在此一宿。

十五日 界家出發，向藤縣進攻，中途一面掃蕩殘匪，一面向東南方鼎進，下午四時，從飛機探悉，第五中隊現正在離曲阜東面二里之別庄地方，截斷敵方退路，至翌晨十六日上午四時到玉廟，稍事休息後，五時又出發，向藤縣猛進，中途變更戰略，第十聯隊改攻藤縣，第二天隊改向甯沙河車站進攻，難民數萬人向口軍陣地躲避，被甲車在藤縣車站，待機，野砲隊速射砲隊及戰車隊猛開

，展開空前未有之激戰，其壯麗實筆墨難形容，各砲隊向敵裝甲車之部猛烈砲擊，其中一部已遭走無蹤，其餘二部中彈，不能駕駛，是夜住宿於裝甲車。

十七日 早晨七時集隊向臨城推進，第二大隊在第一線左側廝進，中央部隊已開始戰鬥，飛彈如雨，在臨城東北面二里半地點，重砲隊，野砲隊展開劇烈砲擊，機關鎗亦參加掃射，敵兵四面被我方包圍無處可逃，被殺者不勝計數，總隊部向臨城，第二大隊向孔庄挺進，第二大隊不戰而入孔庄城內，稍事休息，忽然由對面山頂子彈飛來，我方負傷一人，野砲即應戰，不幸我方馬隊中彈六隻，死傷人數亦不少，下午七時半再向臨城前進，十一時許到達，宿於車站西南面民房。

十八日 上午十一時奉命出發準備，正午出發向灤縣進攻，第七中隊，乘汽車出發，忽然由臨城東北面高地子彈飛來，即開始應戰，第十二中隊由南側進攻，第七中隊之小隊長竹信少尉中彈而死，我隊向灤縣挺進，忽然由南面山頂猛射，我躲在戰車後面，繼續前進，總隊部經激戰後死傷連相當人數，下午七時在家驛車站吃晚餐後再繼續行軍，十九日上午三時半許到劉莊，後離灤縣一里，因食米告罄，往附近農村探掘山芋止飢。

十九日 開始正面進攻灤縣，第六中隊，第八中隊猛烈開砲，敵彈如雨，第六中隊開始肉搏，灤縣西北城外之村落，敵兵人數頗衆，以機鎗向我方猛射，田邊君中彈受傷，其他死傷甚衆，連射砲隊隊長亦戰歿，下午十時半我軍衝入城內，展開巷戰，至廿日上午三時在市內從事掃蕩殘敵。

廿日 屍體載道，其情狀非常慘慘。

廿一日 上午九時開始收拾屍體，下午一時在南門外開吊，負傷者即送往灤縣，死傷共計三十餘名。

廿二日 天雨 駐守灤縣，下午八時下令，準備明晨出發。

廿三日 上午七時南門出發，第二分隊沿鐵路前進，總隊部向泥溝車站之敵陣展開猛射，殺敵頗衆，夜襲車隊東南面之北落村，間宮君受傷。

部向鐵路敵陣開始進攻，敵兵約數千名，第五中隊呼應總隊部向敵陣進攻，受敵方猛烈射擊，不支伏於麥田，谷川君戰死，第三小隊之見澤君去向不明，中倉，中原兩君受傷，向鐵路東西面村落夜襲，小隊長下令，各兵要抱死心，敵方以捷克機關槍猛射，我伏在地上，立在前面之森君中彈即死，黑川君亦中彈倒地，金田君負傷，戰車隊向後面竄進，展開肉搏戰，小隊長負傷，因敵兵甚多，我軍含淚而退，馬捨棄倒地，經理部長戰死，其他死傷不少，敵方發射愈猛，我中隊不能與總隊部取得連絡，約歷一夜，川谷君戰死。

廿五日 敵裝甲車出現於前面約距五〇公尺，因勢寡不得動手，浜尾君戰歿，排長率第五分隊往總隊部連絡時，我陣地北方發現敵兵數千人，吹喇叭而向我陣地進攻，劉家湖方面之敵兵亦甚衆，向我攻襲，各兵抱定決心待死，約歷兩小時許忽聞友軍槍聲四起，第七中隊及輜重兵隊負傷頗重，在劉家湖取抵抗態勢，傷兵送往衛生隊，中途所有鄉村均放火焚燒。

廿六日 在劉家湖稍事休息，下午五時出發，佔領東面之小村，該處約距台兒莊二百五十公尺，準備明天開始進攻台兒莊。

廿七日 半夜二時出發，幸哉，無月，無星，四面黑暗，敵方無從探知我方行動，中途無受敵兵襲擊，到達總隊部，立即開掘戰壕，竹安君被派步哨，由木君受傷慘重，據稱第四中隊於廿四日戰鬥，死傷將達一百數十人之譜。

天亮六時半，各砲隊開始發砲，其普響震動天地，第五第六兩中隊結成敢死隊由城牆之破裂口衝入，牆邊有河浜，手榴彈如雨飛來，數人中彈倒斃，其慘狀實爲人間之地獄，隊長命令，不管死傷如何慘重，各應盡本分，步兵幾乎全員倒斃，手榴彈仍如雨飛來，我身邊亦飛來數枚，我無負傷，非常奇跡，經激戰方得佔領城市之一隅，我方已犧牲半數以上云，然後將死傷者全部收容於大房屋內，黃昏，敵再度襲來，我方受傷數人，手榴彈仍如雨似雪飛來，夜間我與林原，足立兩君刺斃敵兵九名，通霄槍聲不絕。

廿八日

敵勢甚豪，無從掃蕩敵巢，僅與之對峙相持，迫擊砲如雨飛來，我方傷傷益見嚴重，全員不分日夜，從嚴防守，各中隊人數皆剩六、七十人。

廿九日

敵方開始退却，我方伏於戰壕向敵兵猛射，各中隊各派一部出外掃蕩，夜間第九中隊由後方開來助戰，我方戰車被敵方破壞殆盡，子彈亦告罄，不得已傷兵之子彈拿來應用。

卅日

天亮展開巷戰，敵方抵抗頑固，不得進展，上午十一時許第九中隊之西山君戰死，激戰一天，無佔尺地，敵迫擊砲，手榴彈愈演愈盛。

卅一日

上午九時開始進攻，正午前敵方發射迫擊砲甚烈，我方死傷慘重。開始收拾屍體，約有六、七十具，因敵方猛射無從收拾，夜間與第三分隊從事防守，附近一帶落彈頗多。

四月一日

上午六時火葬屍體，八時開始進攻，死傷者全部送至後方，下午佔領和尚寺一所，全員進駐該寺，準備明天戰鬥，敵機投彈於該寺附近，石倉君中彈重傷，重機關槍分隊長亦中迫擊砲而斃，第三分隊戰死三名，重傷一名云。

二日

上午九時開始進攻，因道路受阻，工兵隊從事毀壞房屋，以便前進。

五日

早飯後開始進攻，敵彈如雨飛來，足立君中彈而斃，各處起火焚燒，火陷衝天。

四日

互相投擲手榴彈，下午三時許，發現敵機十一架投彈，夜間看守友軍屍體。

五日

與第三小隊前往火葬屍體，敵彈猛烈，第九中隊排長負傷，第三分隊之三澤君屍體，雖經四面探查，無從發現。

六日

與林原君兩人昇足立君之屍體至收容所，途中迫擊砲紛紛飛來，非常擔憂，屍體昇至火葬場時敵彈愈射愈烈，我伏於空遠機中，稍待，大隊部在此中彈三名，第八中隊八名亦倒斃，第三小隊亦昇屍體前來，下午七時，收拾死傷兵之槍枝，大隊部無法支持，退至河浜附近，敵彈愈射愈猛，犧牲數百人之生命而佔領之場所又被敵方奪回，我隊亦含淚跟隨大隊部後撤，退却時向戰死者報告

情別，且將所有房屋放火燒燬。

七日 台兒莊撤退後，上午五時到泥溝，四面桃花滿開，春景頗佳，我隊囚人數關係，即編入第十聯隊，上午十一時許到夾坊林，在此暫駐，我之生命，暫時可以保全，由鄉村中捉來鷄鴨十五隻，大吃特吃，在此稍事休養，準備下次進攻。

十一 日本士兵家信

甲、和歌子致其夫橫倉勘一家信

(一)

哥哥：新年了，恭喜恭喜。從心裏面我再三四地向你恭喜。還有一件可喜的事呢。我好像懷了孕了，這不是很可喜麼？不過你要是能够早日凱旋，那就更可恭喜了。世間還有比這更可恭喜的事嗎？十二月二十七日收到了你寄給我的來信。我已經接到你寫給我的兩封信了。每天每天都是很快樂地等待着呢。二十七日午睡中，幸仔來說哥哥有信給嫂嫂呢，即刻就拿來拆開了。我也寫了很多信去，不知道收到了沒有。

每天母親祖母們都為你的飯菜和寒冷就心着。我的菜已經弄得很好了。如果你凱旋，我一定好好地給你弄飯呢。

靈飯是每天都供奉着。米谷菩薩那裏是每天都去，白山菩薩那裏也是初一十五一定不缺。家裏神台前是每天都供着飯呢。

我是一時一刻也不會把哥哥的事忘記過。把你的相片拿出來的時候，總要禮拜一下。時時都夢見哥哥呢。我的相片拿着沒有？聽說大藏的母親寄上的那張相片你已經收到了。

等待而又等待的元旦出行，是寂寞地同父親和光仔三個人去的，一天便回來了。兩個人快樂地一同

步行的日子希望能夠快點到來啊。我已經梳了圓髻了（註一），下次元宵日我打算好好地梳一下呢。一到大藏，仍然玩得忘了形。假使哥哥是在家裏等待的話，那我就會早點回來了，這一點請你鑒察罷。

只要有閑，便會把摘桑時候的事，看電影以及出外遊覽時候的事回想個無窮無盡，早點凱旋罷，我也是又在快樂地等待着呢。

我在前面會說過，好像有了小孩子的樣子。哥哥，恭喜你呢。或者是做了烏龜也未可知。哈哈……哥哥呵，請給我快樂地凱旋罷。一定一定，我要把孩子好好地教育起來的。

東帝日（註二）本來應該是在這個正月，可是因為沒有好日子，或許要到二月也未可知，不過還不太清楚呢。我以為在正月裏面要好一點吧。如果到大藏去，打算給熊谷的產婆好好地診察一下。

大藏的母親祖母對我也很注意起來了。這裏的母親對我也非常留心，請你不要就愛罷。可是不要同荻野君說，那是很討厭的。……真是好像大家都在議論着我呢。三輪方面，大藏方面，大家都說給良子開了路了。從大藏回來的時候，也聽見大家『和歌子已經有了小孩子呢』地冷言冷語着。不知怎樣，心裏實在快活。請你在我還未生產以前凱旋罷。凱旋好像是在三四月之間的样子呢。

我也很替田中貞一君難過，因為他也負傷了。聽說他的太太也是定這個正月生產呢。哥哥在這樣寒冷的時候，負傷痛不痛呢？母親也說，如果凱旋，給你洗溫泉去。至遲至遲也請於五月底凱旋罷。

錢够用不夠呢？能夠洗澡麼？

義君時時有信給我，請你也給女子寫寫信罷。

我也愛惜身體地工作着而具快樂地生活着，哥哥也請早日凱旋罷。希望哥哥以後留心不要再有負傷的事才好，和歌子向你請願呢。再給我寫信罷。大藏的母親對我也非常關心起來，請你就這個意思寫封信給她。

千萬保重身體罷——這封信不仔細讀便看不懂吧。此致

等待而又等待着和歌子上

(註一)圓髻爲日本出嫁之女所梳以示別於少女。

(註二)日本女人懷孕五月而束帶。屆時並舉行慶祝。

(一一)

好久沒有寫信問候了。這之間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吧？故鄉是從老年的人們起，大家都在心裏「今天吧今天吧！」地等待而又等待着無恙歸來的凱旋。

還是快的很呢，我也結婚後滿一年了。新婚當夜的情形請你想一下罷。主人不要笑呵，七日晚上只稍稍睡了一下，可是頭髮弄得蓬亂，而今日（三月四日）來到大藏，頭髮却經過三天四天也很整齊。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呢？

那次新婚旅行真是可以懷念呵。坐那樣的電車歸來，又坐腳踏車，早又回到了令人依戀難捨的故鄉睡下。

那次七月的夏天晚上，我到大藏去，可是回去却給主人罵了一頓。

到底九月一日的晚上連主人也都來了。

記得面會的那一個月，兩個人會坐汽車到公園去散步，真是想早點再到銀座（東京大街）去作一次「銀散策」呢。分別以來，我一時一刻也不會忘記過。請你早日凱旋歸來，作我的「身體的肋骹」罷。大藏的母親說，相傳如果在主人不在的時候有了生產，那麼第二個兒子的生產一定也是在主人不在的時候。無論如何都不要再有這樣的專寵。等主人回來的時候再生產罷。我是這樣向神祈禱着。每天到米谷菩薩那裏去，都是爲着主人，爲着出生的孩子祈願。此外身體上並無恙，每日都是平常一樣地工作着，這也是菩薩的保佑吧。

肚子裏面時常胎動也感覺得到了。二月二十八日同中歌子兩個人到高幡不動神社去拜了一次菩薩，一點事情都沒有呢。

二日爲了梳頭到白山君那裏去了一次。三日到了大藏，看了一看鄰近的親戚。四日去鶴川小校展覽

參觀會，是同母親去的。本來不去，可是寄同一在那裏呢，也是去年嫁出去的。還不能確定是什麼時候，不過此後決不再到外面去走了。請你不要就心罷，最近我想請小山田的產婆去看一下。

產期大概在五月尾或六月初，我這樣想着。在那時以前，你一定請你凱旋歸來罷。同柳川中將閣下一起，飯塚部隊也要凱旋吧，心裏是快活地歡喜着，可是好像還有一些時候呢。不過最近以內，總會成爲凱旋部隊吧。前幾天接到了山西村氏寄來的相片，帶到大藏去，大家看了都非常歡喜。

聽說田中真一君生了一個女孩子，我是祈願着無論如何都要生一個男孩子呢。文字打算給我縫一件外衣。前幾天給大藏菓品店的政子譏笑了一頓。好像多摩村方面，大藏方面，都在談論着我呢。真想早點生產下來看着。大藏的母親事事都爲我注意，請你安心罷。大藏的祖母母親也非常之盼望着你的凱旋呢。一定一定請你平安地凱旋歸來，讓我早日在你身邊罷。

每次都是亂筆，真是失禮，一切都請不要就心。

主人親筆

妻和歌子上

大藏的母親屢次向你問候。寄到大藏的信封面我看過了。又及。

乙、江川清子致江川雄次家信

(一)

哥哥：六月二十七日來信收到。謝謝。知道你很康健地過活着，大家都很快活。

後方很鞏固，大家都努力地工作着。

「三伏方半秋風吹」，好像有這一句話呢。國內這幾天很涼快，非常舒服。大概又會熱起來吧。

哥哥那邊很熱吧。

來信說，受到敵人迫擊砲的射擊，受了很大的危險，可是沒有負一點傷。我相信這是菩薩的保護。神田青年團給你送了慰問品去了。

清子也弄了一些好東西給你呢。不過聽說不能過六斤重，便減做了一個罐頭。祈禱着能够早日看到哥哥的手裏。

相片收到，謝謝。非常康健，一點都沒有瘦，同在家的時候差不多呢。母親看了相片也安心了。

相片是同戰友一起照的。內中寫着若村的那位也平安麼？前幾天報上說飯塚部隊若村君（名字忘記）戰死了，所以這裏附帶問一句

聽說中村的浩君也到戰地去了，是在那一方面登陸呢？

在在中日事變中，賢三的學校也不放暑假了，每日都去學校。聽說是勞働服務，到日比谷公園靖國神社等處去做拔草等工作。

托你之福，工作現在由父親做着。他很努力，真是感謝呢。

希望哥哥平安康健。身體務須注意。此致

哥哥親鑒

清子上

(二)

哥哥：你康健麼？東京很熱，可是大家都很努力。哥哥一定也是邊同炎熱作戰邊對軍務精勵吧。

如果成爲長期戰爭，那麼各位的辛苦困難固不用說，我們在後方的人們的覺悟也是要緊的了。國內是貯蓄報國，節約「不買東西」，這是政府的政策。百貨店等等簡直開散的很。

八月十七日，德國希特勒使節團一行三十名來到了東京。大概要力圖日德的親善吧。以前歡迎了義大利使節，現在又歡迎德國的使節團，真是愉快的事呢。

兩國有名的花火，因爲非常時的關係，已經停止了。

連日天晴，可是今日（十八日）忽又下雨，不免憂鬱起來了。幫助母親裁縫衣服，一日便過去了。大概哥哥也知道吧。出征時，店裏的澤村君和池田君不是都在麼？現在兩人都離開了，清子有點覺

得寂寞呢。

寫這信的時候，聽到了歡送出征的歡呼之聲。出征的人很多呢。不覺把頭低下來了。

慰問袋收到了沒有？同青年團少年團的是在一起，收到時是幾重的快活吧。母親也很健康，請安心罷。托你的福，店裏經營很順遂，父親是拚命做著。

哥哥所在的東台聽說是一個偏僻之地呢。身體要十分注意。以後再給你寫信罷。

祝禱着哥哥的健康。此致

戰場的哥哥親筆

清子上

丙、青池峯子致青池節郎家信

前天報上載着凱旋的事。不過年輕的人怎樣呢，正這樣想着，昨天（二十九日下午二時）五十嵐氏來的時候，便問他大野君回來了沒有，他說毫無消息。風傳是非常之多。今天接到托大野君傳來的信才知道他確實已經回來了。大野君家裏應該是怎樣快活呵。

肚痛怎樣了？要自己留心，好好地服務。沒有回來的各位怎樣了呢？我雖遠在國內，可是心裏推想得到。只要水，信，小包，能够順利無阻，也就好了吧。今天送上了兩個人的，一份有好幾箇。同英君還沒有會到面嗎？來信說出動到第一線去了，以後（已經有兩個月了）便再無消息。飯塚部隊是不錯的，可是屬何小隊却不知道了。那位種田老現在怎樣了呢？節仔尙且壞肚子，他就更要糟糕了吧。每天洗衣服的時候，總想到只要有這些水，在戰地的人將會怎樣快活呢。總之，無論做什麼事都沒有不想的時候。

住在我們家裏的那些人都有信來。可是其中一個，柳田上等兵，已經於七月二日上午十一時在河口鎮陣亡了，一個黑澤邦男氏，足上負傷入了院，真是可傷呢。另外兩個好像還很康健。認識的人只要有一個遭遇不幸，便會使人非常敗興，心裏真是厭惡的很，也許親眼看到又會不同吧。

同正清君分開，已經××了。（原文如此）

對不起對不起。總是等了信以後才記起來。眼鏡收到了麼？大概這裏寄去的信有的收到有的收不到吧。藥也寄上了。

再等你的信來吧。那封信是六月二十六日寄的，可是到達却是七月二十九日，真是費的日數多呢。先刻也是無意中想起的，摩洛哥電影裏面的赤足追趕並不是沒有道理呵。（註）

家裏的事不必就心。敬祝諸位戰友一同武運長久。

（註）摩洛哥電影裏面，描寫一咖啡店女子，因追趕其當兵的情人，而赤足行入沙漠。

丁、永田瀧子致其夫永田秀夫少尉家信

（原註：第六信）

秀夫：今天請讓我叫你秀夫罷。

自你整裝出征，一月來完全像做夢一樣。那以後你很快樂很平安地過着嗎？請你告訴我罷。六日接到了可懷念的你的來信，快活得哭起來了。三日來，天亮也好，天黑也好，都是禮祝着你的武運長久。如果沒有什麼信託，便過得非常不安。現在的我是只有信託神佛，方能安心過活下去呢。

對於可懷念的你，告訴美也子活潑地跳來跑去，是一個最愉快的報告吧。那以後，托你的福，這孩子每天都活潑地奇怪地鬧我，「爸爸怎樣還回來呢」？童心也想到戰爭是使爸爸不能回來的討厭的東西了。

明天想到店裏面去，看看母親和其他各位，問候問候。

在松屋（百貨店）打算買些寄給你的慰問的物品。在那遙遠的（同國內不同的，很遠很遠的，夢中的國家，今宵我要飛到你的身邊去）。不便的地方，寄吃的東西去一定是合適的吧，凡是看到什麼合你口味的東西我都要買下來。這是一個快樂的購買。一想到那是給你買東西，心便跳起來了。慰問品的話等明天回來再慢慢告訴你。

寬一回來。牛入的飯島少尉打了電話來，說接到你由上海寄的明信片以後再有信去告知現在何處。可是在還未接到你的通知云云。請你寫一封信給飯島少尉罷。

還有，七日寄出的信收到沒有呢？

邊是我來赤羽以前的十七日，十尙君來訪。他說十二日的中午來到這裏的。如果知道你是十二日一時半的出發，那他就會立刻來訪，可以看得到你了。他非常地懊悔着。那時收下了他送來的藥品。以後你有信給他時，請你順便謝謝他罷。

秀夫。千萬請你保重你的身體罷。只要你很康健，我便安心了。——一叫秀夫，就想同你會面了。在你回來以前，我一定要學會弄許多菜，可以做出合你口味的東西給你吃。在你不在的時候，我要好好地帶大美也子，使她長得非常活潑，美麗，和健康。什麼時候能會面呢？或許只是一年左右的忍耐吧。（註）

如果有什麼吩咐，請你同我說罷。要什麼東西也同我說罷。我請求你呢。如果照了相片，請你寄一張給我，大家都等待着呢。最後我再祝你一次武運長久。再會。此致
夫君親鑒

瀧子上

（註）讀了這封信，不禁使我記起華中將軍去年出發抗日，過關關別其妻馮綉華女士的兩句詩來了。詩云：『且把嬌兒奇愛出，教他抗日做英雄』。單就這一點，也可看出兩軍士氣不同的一斑。他們出征，拋妻別子，是毫無目的的，而我們抗戰，拋妻別子，却是爲了我們後代的幸福。萬一我們本身抗戰不能成功，我們希望我們的子女還是抗戰下去。我們中華民族是絕對不做別的民族的奴隸的。

戊、敵兵遺囑

倉持××

這篇遺囑寫在一本敵兵日記的後面，可是這篇日記的全文却找不到這本日記主人的名字。只在別

本日記上找到倉持初子這個名字，他的太太叫初子，或許他就是倉持什麼吧。日記的文字非常拙劣，好像是一個農民出身的樣子，本來日本人只把漢字作為記音的符號，連大學教授也常寫所謂別字。不過像這本日記這樣，把欣賞寫作水產，慰問寫作慰門，那就有點大費解了。

這本日記的主人寫日記好像非常吃力，所以採取春秋的記事體，只把經過的事實苦心記下，不發什麼議論和描寫內心狀態。不過有一天，九月十三日，他却也簡單地發了一點感慨。

「今早很冷，晚上睡不成眠。緊靠我旁邊倒着兩個昨日因攻擊而戰死的十一中隊的三名士兵。戰場實在是很淒慘的。」

這大概是古人所說「鐵石人兒也斷腸」吧。現在把他的這囑譯出，在這遺囑後面，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士兵心裏是隱藏着如何深厚的痛苦。這囑作於九月二十日，而他却於二十七日戰死，大概他也覺悟到他自己的快要做日本軍閥的砲灰了。

遺書

- 一、戰死之後，妻回到故鄉去。（初子應該改嫁）
- 二、生命保險全部歸初子承受。
- 三、政府的戰死撫卹金由家中領取。
- 四、請求兩兄對父母要盡孝道。

審此以為他日身後之備

昭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上午十時

一、敵國議員齋藤隆夫致其姪藤長之信

譯者按：齋藤隆夫係倭國民政黨議員，「二、二六」事變時，曾在國會痛詆軍閥名震一時。其檢獲其致齋藤長之信，有：「余所認識之人，赴華參戰平安無事回國者未見一人」之句，可證明

敵方勞師久戰，何等痛苦！茲將其全文譯之如下：

殘冬已過，猶是嚴寒天氣，未悉戰地氣候如何？諒必平安無事，至以為念！

●祖國情形如每日寄汝之報紙所記載者相同，別無變故，讀來書云會託其君帶回物件，但此間並未收到，特為通知，余於一月二十日會寄汝慰問品一件，希為查收，父母均安，汝姊亦健康，余每日甚忙碌，內地各人均告平安，請勿掛念！望汝保重身體，毋使為病魔所侵，汝母已朝夕祈禱於神佛之前。如有君何不利之事，希為告我，滿君亦奉派赴華中，未悉能見面否？汝在修水可畔，所攝之照片會寄來否？報紙在汝未回來之前，必當續寄，余所認識之人，赴華參戰平安無事，回國者未見一人。汝姊自汝出征之後，每日均往八幡神祈為汝禱告，如有特別新消息，當囑寄汝，望汝保重身體。此致

齋藤長

齋藤隆夫

二月十日

二、輝子致其夫宮崎虎雄少尉之家信

譯者按：此件係敵國田部隊，井福隊，步兵少尉宮崎虎雄之妻輝子致其夫之信，信係以日記體逐日將家庭瑣事，國內新聞，向其夫報告，筆畫委婉纏綿，且多激勵之意，茲摘譯其中精彩部份，藉知敵對婦女教育之一面。

查敵國婦女教育，在形式上，與男子同樣普及，在內容上所授課程則與男子不同；蓋置重點於養成「賢妻良母」為家庭之內助。我國近來婦女教育之歐風是尚，表面上男女平等，實質上能力薄弱，不無羸虎不成之說，故此信頗有值得吾人借鏡者。

五月八日

晴

今日也一件非常歡喜的事情，可以使君知道的，剛好本週是健康運動週，

中學校當局着學生每人做三句關於健康運動的標語！二三日前郁雄（按：是其子）做好了送出去，居然在全校一千人中獲得了一等獎品！

他是這樣寫的，「保持健康就是後方工作的第一功勞」這是在家裏的一個深刻信念。他從原本本照讀讀出去，受二等獎的是五年級和一年級的學生，其中有一句卻難記得是：「爲着國家第一是健康，第二是健康，第三還是健康……」。

六月三日 養育子女，與君通信，凡是與君有關的事件，都加以整理，我想這就是我們的工作了！雖是微細的事情，凡是可使你麻煩的我都很快樂地把他蒐集整理起來，縱使永久得不到君笑眼一看我的工作。但我追憶起君就意識到我所做的工作足以自慰，我也會假想君戰死了一回事，我會被君認爲原有價值以上之人而受到了寵愛，那時就是我償付這種高等代價的時候了。我現在抱着非常緊張的心情與抱負，自知是戰時的軍人之妻，而且是下一代少年子女的母親，我的內心這樣燃燒着熱烈的火焰，我當以努力保存君之名譽！把所寄給你的歌辭中所做喜的寫出來吧！

最高興的是：

去吧！去吧！山響重疊的夜行軍，燈火之光，越發加深了思鄉。敵人來了的話，在死守陣地的命令之下，決心燃起無言的誓願，緊握著軍刀柄，閉着呼吸，在敵人近距離之前，匍匐前進！

六月四日 星期日夜

各位士兵同志都好吧！請君以溫和的態度對待他們，無論有怎樣失敗的事情，都不好打他們，罵他們，這一點就是我特別向君請求的，似乎什麼時候會在信上寫過的樣子，請君將第二小隊的士兵同志的姓名與地址告訴我。

三、忠次母親的來信

此件係敵國田部隊一士兵之母親致其子名忠次之信，亦係用日記，將逐日見聞記入，向其子加以慰勉者！

二月廿八日 你是第一線的勇士，在日本國民的立場上是可以歡喜的，爲國家非常時局而服勞的好男兒，就是做父母的光榮！

請以勤勉軍務爲第一，不要單是掛着軍人的肩章，便引爲榮耀，如果沒有軍人的骨格是不成的。

只要是戰爭繼續着，只要有性命的一天，都是陛下的軍人，應該努力工作，這是軍人第一的精神啊！

五月十日 也許有人說，軍人對明日之事無考慮之必要，因爲人生的命運，除神佛之外是不曉得的，但活着的人，仍然應該盡忠職守，有時也有考慮將來的必要，假如幸而生還的話，爲着以後的安樂日子是要……本日午後一時出席富木町委員會，……母在堂男子之前發出如下之質問，町之根本方針如何？……母親的性質你是知道的，有名無實，如社會政策上的沽名另譽，是最討厭的。

忠次：我很想來華中一行，雖在槍林彈雨下過生活，還是痛快的，躲在家裏真是無聊，同是一死的活，還不如在第一線像男女一樣的死法，還可以流芳後世……